



國內唯一通俗文藝刊物

新小說

第二卷一期七月革新號

要目預告

茅盾

題未定

葉聖陶

半年

沈從文

題未定

靳以

題未定

萬迪鶴

晉謁

鄭伯奇

幸運兒

本刊除廣收外埠稿件外，其經常為本刊執筆諸先生，特介紹如左：
(列排少多劃筆照)

謝六逸	黎烈文	葉靈鳳	曹聚仁	張天翼	夏丏尊	茅盾	孟十還	吳組細	叶聖陶	方光燾
樂游	黎錦明	趙家璧	傅東華	張夢麟	祝佛朗	洪深	周木齋	杜衡	朱自清	王任叔
魏孟克	蔡慕暉	趙景深	黃源	許幸之	陳子展	洪為濟	林徽音	何家槐	白薇	王家楫
	歐陽予倩	魯迅	靳以	許欽文	陳君涵	郁達夫	段可情	李輝英	老舍	沈起予
	穆木天	鄭伯奇	華尚文	許傑	陳望道	施蛰存	胡依凡	艾蕪	艾蕪	沈從文
	穆時英	鄭振鐸	莊啓東	郭沫若	馬國亮	柯靈	阿英	汪馥泉	沈從文	巴金

凡自革新號起預定全年者即贈

清未大小說家李伯元先生遺著

庚子國變彈詞

洋裝一厚冊·概不另賣！



新小說第一卷第五期目錄

——翻譯——

西西里亞的白檸檬

比朗德妻作
立波譯

二

李旭丹畫

——創作——

姆姆 (李旭丹畫)

辛爾

四二

接見 (陳石之畫)

鍾石韋

一八

桃色帕 (巴人畫)

玉京女士

五六

犧羊 (萬籟鳴畫)

柯靈

四六

(論文)

小說的將來

鄭伯奇

一四

(研究)

文明小史

寒峯

三三

(遊記)

在寶珠上

許欽文

三六

(隨筆)

兩窗隨筆

寒峯

二二

(通信)

古城邊的汽笛聲

閻重禧

六一

速車中素描

柏影

七三

寫舟中三部曲

焯虹

七三

閒話

箋

五四

從無線電播音說起 (華倫文)

言語的貧困 (樂游)

手頭字的前一步 (平)

幽默小品

農村漫畫兩幀

江棟良

五三·六〇
三七·四〇

作者·讀者·編者·

郭沫若·陳子展·羅伽·編者附白

讀者意見

徐志麟·李漢輝

三五

編輯餘談

八〇

徵 稿

本刊自第二卷第一期（通數第六期）起，改革內容，力求通俗化，除原有之小說，隨筆，中間讀物等外，特增加以下各欄，廣求外來文稿：

- (一) 速寫 簡短的即景素描
 - (二) 通信 各地實際生活的通信
 - (三) 民話·傳說 荒唐無稽者不錄
 - (四) 民謠·時調 肉麻及迎合低級趣味者不取。
 - (五) 短劇 以能在短時間內演出者為合格。
 - (六) 讀者意見 對於本刊的意見或讀後感想。
- 希望海內外同文踴躍投稿！

新小說編輯室啟

作者 · 讀者 · 編者

郭沫若先生來信

新小說體別緻，文體亦輕鬆可喜。能於大眾化中兼顧到使大眾美化（廣義的美），是一條順暢的道路。望兄好爲之。

陳子展先生來信

頃見新小說，創作均有插畫，當益接近大眾矣。能做到雅俗共賞之通俗刊物，兄之理想達到矣，預賀預賀。

羅伽先生來信

拜讀了先生主編的新小說以後，敬悉貴刊頗有提倡通俗文學的企圖，關於這一點，在我個人是覺得很欣悅的。在這「文章寫給文人看」的時代裏，許多文藝刊物所刊登的文藝作品，是給予有文學智識的人去閱讀的，至於大眾，那似乎相差的距離還很遠很遠。像啼笑姻緣一類的書，能夠獲得很大的銷數，是在於作者對於題材處理手法的適當，雖然內容是不可取的。貴刊第三期郁達夫先生的「唯命論者」固然比較通俗一點，但我覺得仍舊脫離不了「供奉文學」的氣息，而

且，大眾更不會對這篇文字發生趣味；題目「唯命論者」在大眾也是不容易懂的。

編者附白

沫若先生所說的「使大眾美化」，子展先生所說的「雅俗共賞」，可以代表許多人對於本刊的希望，同時也是本刊第一步想達到的目標。對於更進步的理論，我們也並不完全盲目；但，像羅伽先生所說，目前中國的新文學，實在還沒有脫離「文章寫給文人看」的時代，過高的希望，還只得暫時保留。決定起碼的目標，向這目標腳踏實地做去，應該是目前頂緊要的事。

對於郁達夫先生的「唯命論者」的評價，羅伽先生和別人不同。可是，我們也公開出來，作爲討論通俗化的參攷。所謂「供奉文學」，大約是指知識階級趣味濃厚而言罷。還有無錫徐志摩先生和常德李漢輝先生的兩封信對於本刊所發表的作品和成績有更廣泛的批評，爲篇幅所限，另立讀者意見一欄，望讀者注意。這種公開批評，本刊非常歡迎，同時大胆希望作者諸先生也能披誠採納。

西西里亞的白檸檬

李旭丹畫

比朗德裏作
立波譯

「德勒辛娜在家嗎？」

還沒有穿上外衣但是已經紮好了一個扼喉的高領的管家，從頭到腳仔細地察看那站在他的前面樓梯上的青年。這青年好像是一個鄉下人；他的粗糙的大衣翻起來掩着耳朵，他的凍紫了的兩手提着一個不體面的皮包和一口舊的小皮箱。

「德勒辛娜？誰？」管家反問着，彎起他的濃密的眉毛，這好像是從他的上唇剃下，爲了保存的緣故黏在那裏的兩撇短鬚。

爲着要搖落那鼻尖上的一滴水珠，青年搖了一搖頭，於是答道：「德勒辛娜，歌唱家。」

「噢！」驚訝的管家叫了起來，浮着一種譏刺的微笑。「這樣，你叫她做德勒辛娜嗎？那麼你是誰？」

「她是不是在這裏？」這年輕人固執着說，揚起他的眉毛，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氣。「你只要說密卡茜阿來了；讓我進去。」

「但是現在這裏沒有人，」管家浮着一個凝固的微笑說。「辛娜·瑪尼斯夫人還在戲院裏，而——」

「而瑪太嬸母也在那裏嗎？」密卡茜阿插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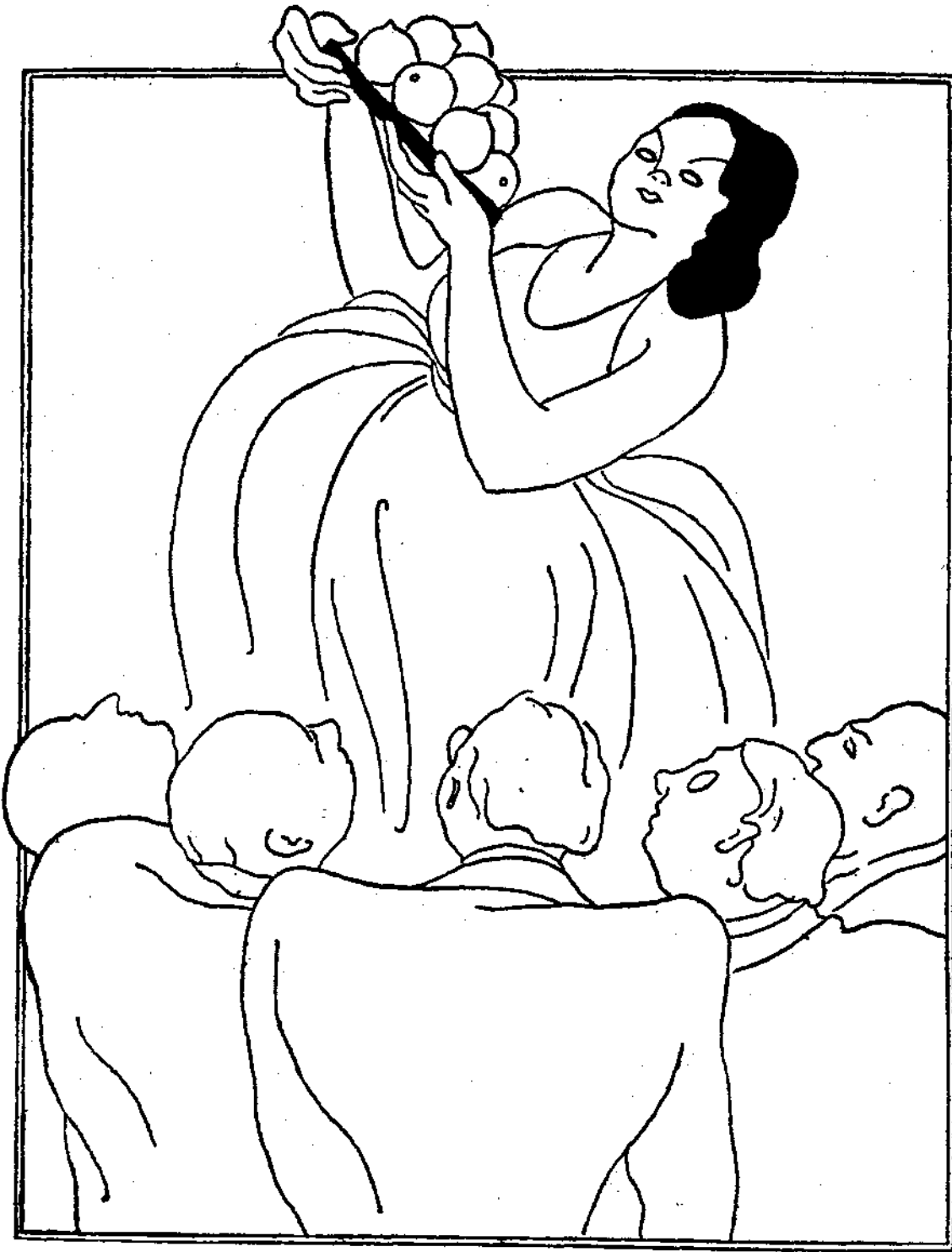
「噢，你是姪少爺嗎？」管家立刻有禮貌了。「請進。不，這裏沒有人。你的嬸母也在戲院裏。他們要到時候才回來，不能早回的。這裏有一個宴會，慶祝你的——夫人是你的什麼人？——堂姊妹，我想？」

密卡茜阿站在那裏煩惱了一剎那。

「我不是——不，我不是她的堂兄弟，真的。我是——我是密卡茜阿·彭訥維羅。她知道我。我是剛剛從鄉下來的。」

得到這個回答，管家覺得全般考慮起來，還是收拾起禮貌，照舊隨便的好。他把密卡茜阿引到廚房後面，有一個靜聲雷動的人的黑室裏，對他說：「到這裏請坐，我去點燈來。」

密卡茜阿朝着那發出靜聲雷的方向望去，但是看不出什麼來；於是朝外面望着廚房裏，廚師正在那裏忙着預備晚餐，一個僕歐幫助他。食物的香味迫人，差不多使他頭昏了。從早晨一直到現在，他實在一點東西也沒有吃，他是從美辛納省來，整整地坐了一晝夜



的火車。

管家拿着一盞燈回來了，打鼾的人，睡在一個帷
 幕後面，那帷幕是掛在一根繫在房間兩端的小繩上

的，現在，在昏迷中，打鼾的人喃喃地問：「誰在那
 裏？」

「快，快，多利娜，」管家嚷着。「起來！你不

知道彭維羅先生來了嗎？」

「彭納維羅，」密卡茜阿改正着，他正忙着在呵暖他的手指。

「彭納維羅，彭納維羅，夫人的一個相識。你睡得和一根木頭一樣；你連門鈴響也沒有聽到。我要佈排筵席，你總不會想一切的事我都能夠親自動手吧？用着一個沒有經驗的廚師，而所有的人通通要來，真是——」

一聲巨大的，有着回聲的呵欠，那好像是因為伸展手臂和腿而延長，用一種被突然的，短促的寒顫所激起的呼嘯收束的，這呵欠，引起了正在退出去的管家的抗議：「你倒睡得好呵！」

密卡茜阿微笑着，目送着管家，在半明半暗中，穿過另外一個房間，遠遠地走進對面一間大的餐室裏去，那裏正燈燭輝煌，他瞥見了一張富麗堂皇的餐桌。他坐在那裏，驚訝得出神了，直到鼾聲再起的時候，才使他回轉頭來，望着那帷幃。

管家，臂下繫了一條圍巾，走來走去，低低地呢囁着，一會兒罵那還在繼續酣睡的多利娜，一會兒罵那廚師，廚師一定是這天晚上請來的一個生手，不絕地麻煩他，要他教導。密卡茜阿爲了不再麻煩他，決

定了想問他的許多問題，最好不再提出。他實在應當告訴他，或者，至少要使他懂得，他，密卡茜阿，是德勒辛娜的未婚夫；可是他沒有決心這樣去做，他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也許是因為怕他講出來以後，管家要把他當主人看待吧，看這管家，就是沒有穿燕尾服，也那麼靈活，那麼閑雅，他就是起這一個念頭，也不能抑制自己的困惑呀。可是，他終於不能自己地問：

「請原諒——這房子是誰的？」

「我們住在這裏，總歸是我們的，」是管家的草率的回答。

密卡茜阿坐在那裏點點他的頭。

上帝，那麼，這是真的了！她發了財。有了很多的錢。那擺着優雅的紳士架子的管家，那廚師，那廚房裏的僕歐和他們叫她做多利娜的那打鼾的人，他們都是德勒辛娜的僕人，都要聽她的吩咐。從前有誰想到了這個？

他想起了美辛納省的一間齷齪的頂樓，在那裏，德勒辛娜和她的母親同居着，五年以前，就是在那一間齷齪的頂樓裏，要不是他，娘兒兩個早餓死了。發見德勒辛娜的可驚的聲音的也是他呀！那時候，她常

常唱歌，像小鳥兒在屋頂上啾啾一樣，而她自己並沒有知道她的聲音裏有什麼珍寶；她唱歌是出於無奈，唱着可以使她想不到那苦難，那苦難是他在竭力地替他們減輕的，雖然，爲了這事，他的父母，特別是他的母親，常常大鬧。但是，他能够把那父親死了，陷在那樣的窮境裏的德勒辛娜拋棄嗎？拋棄她，只是因爲她一無所有，而他，雖然並不十分充裕，至少有一個村裏音樂隊的吹笛者的職業，他能够這樣做嗎？那才做了好事！殘忍的事。

噢，但是關於她的聲音的事，是天上來的真正的靈感，是出於命運的暗示罷。在一個奇妙的四月天裏，她傍了籬窗站着，那籬窗正鑲着一塊明麗的藍天。用一種低低的聲音，德勒辛娜唱着一個熱情的西里亞的小曲，那多情的歌詞，密卡茜阿至今還記得。因爲她的父親的新近棄世，因爲他的父母的頑強的反對，那一天，德勒辛娜十分憂傷，而他，他記得，也很憂傷——是這麼憂傷，聽着她的歌聲時，他的眼淚湧出來了。從前，那小曲他聽過許多回，可是從來沒有唱得和那天一樣。這使得他那樣地感動了，第二天，一點也沒有和德勒辛娜和她的母親說起，他遠遠地把音樂隊隊長，他的朋友，帶到頂樓來。就那

樣，她開始她初步的學唱課程；連續不斷的兩年，在她身上他差不多花完了他一切積蓄；他爲她租了一架鋼琴，他替她買曲本，而且給她的先生一點點友誼的酬勞。那是一些什麼日子呵，而現在是怎樣地遙遠了！德勒辛娜是那麼熱望着奮翼而飛，遠遠地飛上她的先生所期許的絢爛的前程；但是同時，爲着表示她的一切謝意，她給了他怎樣熱烈的擁抱呵，還有他們盼望着共同享受的幸福的夢！

相反地，瑪太母悲傷地搖着她的頭；這可憐的老人在她的生活的歷程裏遭遇太多，對於前途再也沒有一點信賴了。她爲她的女兒擔心，她甚至於不願意她的女兒去想那逃出她自己過慣了的苦境的可能。但是最要緊的，是她知道那瘋狂的，危險的夢，是要代價的。

但是他和德勒辛娜都不聽她的話；而她的反對也毫無效力，當一個年輕的作曲家在一回音樂會上聽到了德勒辛娜唱歌以後，他聲言：不給她一個更好的教師和一種完美的藝術教育是一種罪孽；他們應當犧牲一切送她到拉普勒斯藝術學院去。

於是，他，密卡茜阿，一點也沒有躊躇，和他的父母決裂了，賣了他的叔父，一個牧師，遺留給他的

那小小的農場，把德勒辛娜送到拉普勒斯，去完成她的研究。

那時以後，他再沒有看見過她。他們常常通信，是的，——她在藝術學院時常常寫信給他；後來，在德勒辛娜正開始了她的藝術生涯以後，在她的山·卡羅的喧鬧的初演（喝采的喧鬧），引動許多重要戲院爭來聘她以後，便是由瑪太寫信給他了。在這位老太太的顫動的手草草寫成的這些信的末尾，總有兩行德勒辛娜親筆寫的字：「親愛的密卡西阿，我附幾個字告訴你：媽媽的話都是真的。善自珍重，不要忘了我。」他懂得，他要讓她有五六年的自由；他們都還年青，堪以等待。過去五年來他所收到的這些信，他常常拿給那些要看的人們看，以便反駁他的親戚們傳播的關於德勒辛娜和她的母親的許多流言。後來，他病了，幾乎死去；那時，在他不知不覺中，瑪太和德勒辛娜寄了許多的錢到他的寓處，這錢的一部分在他的病中用了，但是其餘的部分他強迫地從他的貪婪的親戚手裏奪回了，他現在是親自來還她這錢的。因為，講到錢——他是不需要的！並不是爲了這會使他感到受人憐憫，因為在她身上他已經花費了那樣多；而是他不需要這個！這並不是他所想到的東西，

現在，在這裏，在這房子裏，更少想到他。等待了這許多年，他期待更多一點。至於錢，如果德勒辛娜有了比她所需要的更多的時候，那就是說她的將來有了保障，而且，無論人言怎樣，是她踐約的時候了。

密卡西阿擡着眉頭，站了起來，好像是對自己強調着他剛才達到的那個斷定。他重新在他的冰樣的手上呵氣，頓他的腳。

「冷嗎？」管家走過的時候對他說。「最好到廚房裏去，在那裏你會覺得好過些。」

密卡西阿並不算依從管家的忠告，那個人，攪着那高貴的架子，使他困惑，使他嫌惡。他稍稍狼狽地重新坐下，繼續着他的思想。於是一陣門鈴的聲音擾亂了他的思路。

「多利娜，夫人！」管家驚嘆着，十分匆急地披上他的燕尾服，跑去開門，但是當他看了密卡西阿要跟着他去的時候，他突然站住警告他道：

「你還是站在那裏吧；讓我先告訴她說你來了。」

「噯——呵——哈姆」，帷幔後面發出一聲渴睡的噴嚏，不久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矮胖的女人，她有着染色的頭髮，毛織的披肩，一直圍上了鼻子。她一步一步地拖着腳走，睜開眼睛好像非常困難。密卡西阿默

默地看着她，她也凝視着這生人。

「夫人，」密卡茜阿重覆着說。於是多利娜突然恢復了意識。

「來了，來了，」她說着，急遽地拉下了披肩，擲在帷幃後面；竭力使那笨拙的軀體興奮起來，向門邊跑去。

這染髮的醜女人的出現和管家的侮辱的諷刺突然惹起了密卡茜阿的一種痛苦的預感。他可以聽到瑪太 孀母的尖銳的聲音。

「那裏，餐室裏，餐室裏，多利娜。」

管家和多利娜拿着華麗的花籃匆匆從他的身傍走過。他回轉頭去，望見屋的那一面的張燈結綵的場面，看見那許多穿着晚服的紳士和太太，聽見許多聲音的喧鬧。他的眼睛漸漸朦朧了；這樣多的騷動，他又這樣地被這一切壓倒了，使得他簡直沒有自覺到他的眼睛裏已經充滿了眼淚。他閉上眼睛，於是，在這種自欺的黑暗裏，努力地壓制他自己；當他聽到那長長的，洪亮的歡笑時，他覺得好像在刀絞的創痛中竭力忍受一樣。那是德勒辛娜嗎？天呀，她爲什麼要那樣笑，在那裏？

一個抑制的驚叫使他張開眼睛。在他的前面——

能認識了——站着瑪太孀母；這位可愛的老人戴着一頂帽子，披着一件貴重的天鵝絨的華麗的女大衣。

「怎麼呀！密卡茜阿，你來了嗎？」

「瑪太孀母！」密卡茜阿囁着，半疑懼地站在那裏望着她。

「怎麼呀！」老太太反覆着說，完全被弄昏了，「沒有讓我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你什麼時候進來的？就是今天晚上？」天呀，天呀！」

「我是來——」密卡茜阿吶吶地，不知道說什麼好。

「等一等！」瑪太孀母阻止他，「你到底好嗎？你好嗎？今天晚上我們有很多客人，我的兒，你知道。是德勒辛娜的慶祝會，她的宴會——等一等，在這裏稍爲等一等——」

「如果你——」密卡茜阿開始說，一塊痛苦的東西梗在他的喉頭，「如果你以爲我最好去——」

「不，稍爲等一等，我告訴你，」老太太急遽地回答，非常驚愕。

「但是我——」密卡茜阿又開始說，「我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在這裏，在這黑夜——」

瑪太姆母走了，臨走時她用一個戴着手套的手做了一個要他等一等的手勢。她到餐室裏去了，密卡茜阿覺到好像一個沉寂的深淵突然在那房裏張開了口。於是清漸漸地他聽到了德勒辛娜的話：「一會兒，太太和紳士們，」

在等待着她的到來時，他的視線又模糊起來了。但是德勒辛娜並沒有來，那房間裏的談話重新開始了。過了對於他好像是綿綿無盡的幾分鐘，瑪太姆母却回來了。這一回，她脫了帽子，脫了大衣，脫了手套，而且也不大覺得驚愕了。

「讓我們在這裏坐一會兒，你覺得怎樣？我陪你坐在這裏。現在他們正在用餐，我們在這裏吃我們的。」多利娜會替我們收拾那張小桌子，我們一道用晚餐，談談過去，呢？——和你這樣兩個人坐在那裏，我的孩子，好像是做夢。那裏，你知道——有那麼多的人——可憐的女兒，她不得不這樣——她的事業，你知道嗎？她是怎樣地扶搖直上呵！你看報沒有？真偉大，我的孩子！可是我——什麼時候我都覺得茫然的——今天晚上我能够和你坐在那裏，好像是做夢。」

這位好心腸的老太太，不絕地談着，這樣，想不使密卡茜阿有沉思的時間，她現在微笑着，擦着她的手，給他一種愛護的凝視。

多利娜走來收拾桌子——很匆遽，因為在外面那間餐室裏，晚餐已經開始了。

「她會來嗎？」密卡茜阿問，他的臉上有一種陰鬱的神情，他的聲音裏有些焦急。「我是說，至少我可以見一見她了？」

「當然，她會來的，」老太太迅速地回答，竭力壓下了她的困惑。「她自己差不多沒有一點時間；但是她已經講過她要來的。」

他們的視線碰到了，他們微笑，好像是終於互相認識了。在這一切騷亂和困惑中，他們的靈魂，在微笑裏找到了互相慰藉的方法。「你是瑪太姆母，」密卡茜阿的眼睛在說，「而你是我的親愛的密卡茜阿，我的好孩子，還是一樣，可憐的孩子！」瑪太姆母的眼睛回答着。但是突然，老太太，她是一個仁慈的人，低了眼睛，她不願意密卡茜阿再往下看。她重新擦一擦她的手，說道：「讓我們吃罷，你覺得怎樣？」

「我很想吃，我很想！」密卡茜阿叫着，他現在非常快活；他已經恢復他的信賴了。

「先畫十字。在這裏，在你的面前畫十字，你並不怕。」老太太加說着。投了一個狡黠的眼色；她自己畫了十字。

管家進來給他們上第一道菜。密卡茜阿很留心地看着瑪太嬌母是怎樣從托盤裏取下她的一份，但是輪到他，他要抬起手來時，他想起了他的兩手在這長途旅行中弄髒了，他瞧着管家，羞得臉紅了；但是現在非常恭敬了的管家只是向他輕輕鞠躬，微笑着，好像在請他自便似的，幸虧，瑪太嬌母解救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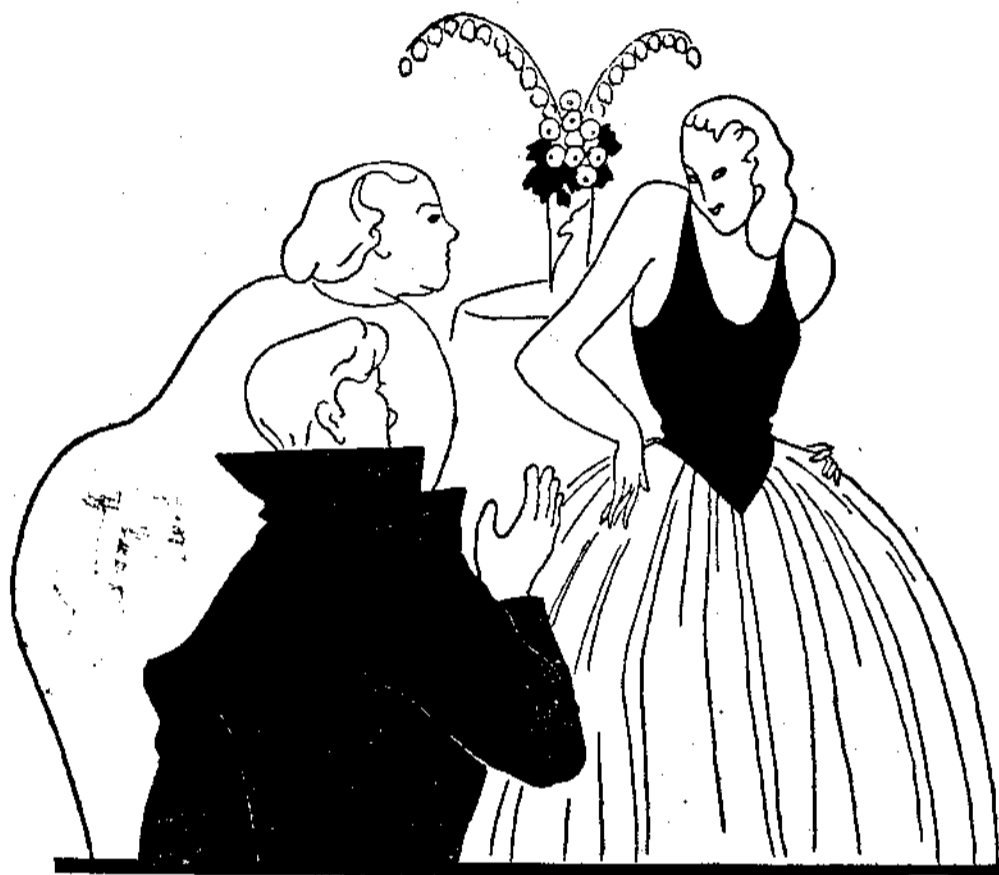
「來，來，密卡茜阿，我端給你！」他感謝極了，很想吻她。接到了他的菜，管家也走了的時候，他草草地畫了十字。

「好孩子！」瑪太嬌母說。



他現在覺得很快樂，又十分自在，他開始吃了，好像一生沒有吃東西一樣，再也不想着手和管家。

但是每當管家到餐室裏去，或者從那裏出來的時候，總要打開那扇鑲着玻璃的門，於是要流進一種混雜的，浪樣的音波，或者一陣大笑；而密卡茜阿總要



捲入慌亂中，要在老太太的憐憫和愛護的眼睛裏尋求

解釋。可是他所得到的不是解釋，而是祈求，祈求暫

時不要尋找解釋，遲延一下。這樣以後，兩個人又微

笑了，吃着，談論他他的遙遠的家鄉，和那裏的他們

的朋友和相識，關於他們，瑪太孀母不斷地叩他消

息。

「你不喝酒嗎？」

密卡茜阿伸手去拿酒瓶；但是正在那時候，通到

餐室去的轉動的門又開了，傳來一陣綢緞的響聲和

一陣急遽的步伐，這房間裏，好像突然流溢着光明來

迎接她一樣。

「德勒辛娜——」

在驚愕中，他的話在他的唇邊消了，她是怎樣的一個皇后呀！

他的面頰發光，眼珠突出，嘴巴張開來，坐在那裏望着她，完全呆了。到底是怎樣弄的呀，她——變成這樣了嗎？她的酥胸，她的肩膀都裸露着，臂也裸露着——全身的珠寶閃爍——他再也看不出她是一個活人；她已經不是活着的，在他面前了。她在向他說什麼呀？聲音，眼睛和笑——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在這夢樣的幻象中他一點也認不出她的什麼來。

「你怎麼樣？你很好嗎，密卡茜阿？那很好，很好，你病了，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們很快可以再見的——同時——媽媽在這

裏陪你——對嗎？」

德勒辛娜繚繞地曳着長裾再到餐室去了。

「你不再吃一點嗎？」一會兒以後，瑪太孀母驚訝地問了；她的發問是想把密卡茜阿從昏迷中驚起。

他僅僅顧她一眼。

「吃罷。」老太太固執着說，指了他的盤子。

密卡茜阿把兩個手指插在他那骯髒的，皺了的領子裏，用力地扯着。深深吸了一口氣。

「吃？」

他的手指幾回擦着他的下巴，好像示意：「我再不能吃了；這個於我不宜。」在一種壓縮的沉默中，他坐着過了很久，沉浸在剛才看見的景象裏；後來他喃喃地說：「是怎麼一回事——？」

瑪太孀母愛傷地搖搖她的頭，他看到她也不吃了，好像在等着什麼。

「但是讓我們不再想牠了吧。」他好像對自己加着說；說的時候，他閉了眼睛。

於是在自己創造的黑暗中他看到另外一個幻象，一個在他們中間裂開的深淵的幻象，不，她——他剛剛看到的那個女人——已經不是他的德勒辛娜。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而他，他做了傻瓜，做了笨

伯，現在他懂得了。在家裏，在鄉下，他們曾經告訴過他；可是他很固執；他不相信這個——而現在，他到這屋裏來做什麼的？那裏的那些太太和紳士們，甚至於那管家，如果知道他，密卡茜阿，特別坐了三十六鐘頭的火車，遠遠地跑來，是相信他和那位皇后還是有着婚約的，他們會怎樣地大笑——那些太太和紳士，那管家，廚師，廚房僕歐和多利娜！他們會怎樣地大笑呀！如果德勒辛娜把他拉到餐室去，讓他們看了他，她說：「看呀，看這可憐的吹笛者，他說他要和我結婚！」她和他有過盟約，那是實實在在的；可是他怎麼會猜想到他有今天呢？他替她開闢了路，這也是真的；可是看呀！她走得多了，而他，——他還是一樣；他還是要在禮拜天到那小小的鄉間廣場去吹笛——現在他怎麼能够希望高攀她？他也不想當再想了——而且，她現在成了一個偉大的貴婦，他在她身上所花費的那幾個錢究竟算什麼呢？他很羞愧，恐怕有人要想，他是來索還他那一點點可憐的錢的。他又想起了德勒辛娜在他病中寄給他的那錢還在他的口袋裏。他臉紅了；於是他把一隻手伸進他的大衣的前面的口袋裏，那裏藏着他的錢夾。

「我是來，瑪太孀母，——他很快地說，「我是來

奉還你們寄給我的那錢的，我可以看見德勒辛娜已經成了一個——是的，在我看來好像是一個皇后了！我可以看見——但是不！我再也不要想牠了！可是這錢，不，我不應當受她的這錢——一切都完了，我們不要談起牠了——可是錢，不！我只是抱歉這裏不是全數——」

「你是什麼意思，我的孩子？」瑪太嬉皮打斷他的話，她深深地創痛了，眼淚在凝在她的眼裏；但是密卡茜阿做手勢叫他鎮靜。

「這不是我花了的；是我的親友，當我病着的時候；我一點也不知道。但是那個可以拿我在你們困難時節我所花費的一切作抵——你還記得吧？讓我們不要再想了。這裏是剩下的錢，現在，我走了。」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這樣急呢？」瑪太嬉皮叫着，想強留他。「至少，等着我告訴了德勒辛娜再走。你難道沒有聽見她說過要再見一見你嗎？我去告訴她——」

「不，沒有用。」是密卡茜阿的堅決的回答。「讓她留在那裏，和那裏紳士們一道；那才是她所隸屬的地方——但是我，可憐的我——我看見過她，那就够了——但是你最好自己也進去罷——你不聽見他們在

笑嗎？我不願意給他們笑，我走了。」

瑪太嬉皮對於密卡茜阿的這個料不到的態度加了一個頂糟的解釋；她立即認爲這是由於嫉妬和憤怒。在她，這可憐的老太婆看來，無論什麼人看見了她的女兒的時候，一定馬上懷着最壞的猜忌；老實說，在她所怨恨，所認爲是她的凋蔽的老年的可恥的羞辱的一種生活的紛擾和豪華中，這個，是她的不幸，爲了這，她淌了憂傷已極的眼淚；這個是她的隱憂，使她總是不安。

「但是我——」現在從她口裏流露出話來了。「我不能恆袒她了，我的孩子——」

「你是什麼意思？」密卡茜阿盤詰着，突然，他從她的眼睛裏看到了以前未曾知道的一種疑慮，當他這樣看了以後，他的臉暗淡了。

老太太過於痛苦了；她的臉埋在她顫動的手裏，她無法忍住她的眼淚。

「是的，是的，走罷，我的孩子，走罷，」她說着，嗚咽得透不過氣來了。「你是對的，這裏你得不到什麼——假使你聽了我的話！」

「是的，那末，」密卡茜阿爆發出來，俯身就她，從她的臉上用力擱開她一個手，但當是她把一個

手指放在她的唇上時，她給他的凝視是那麽充滿了可憐，那樣傷心，他抑制了他自己，用另外一種謹慎地低低的聲調加着說：

「噢，那末，她——她再也不值得我的注意了。

那就够了，够了；我要走——現在更應當走了——我是怎樣的一個傻瓜呵，瑪太孀母，我沒有曉得！不要哭了——祝你有福，像他們所說的，祝你有福——」

他從桌下拿起他的小皮箱和那小皮包，準備要走時，他想起了皮包裏有許多鮮美的白檸檬，是他從鄉下特為德勒辛娜帶來的。

「呵，看，瑪太孀母，」

他打開皮包，伸進一個手臂去，取出那些新鮮的，芳香的菓子，投在桌上。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他麼，「如果我把這些白檸檬打在那裏的太太和紳士的頭上時？」

「看上天分上。」老太太含淚呻吟着；她又默默地懇求他不要這樣。

「你用不着擔心，」密卡茜阿浮着一種痛苦的微笑回答她，當她把那空的皮包塞進他的口袋的時候。

「我是為她帶來的；但是我現在留給你，單留給你，瑪太孀母。」

他拾起一個，送到瑪太孀母的鼻下：

「聞一聞，瑪太孀母；這是我們的家鄉風味——而且想一想這個東西，我也還納過稅呀——但是，對的。牠們是單單留給你的，記着。——那末，我願你多福！」

他提了小皮箱走出，但是走到樓梯上，他被一種恐懼和焦慮的意識征服了；在這裡，他孤另另的，沒有一個朋友，深夜，在這廣大的，生疏的城市裏，遠遠地離鄉別井；他感到幻滅，感到被凌辱和被欺侮。他走到臨街的門前，看到外面正下着傾盆的大雨；在這樣的猛雨中，他實在沒有勇氣走到那生疏的街上去。他回轉來，輕輕地爬上一列樓梯，他在第一個梯頭上坐下，肘節支在膝蓋上，他的頭埋在他的手裏，悄悄地流淚了。

晚餐完了以後，辛娜·瑪尼斯重新走到這小小的房子裏，看見她的母親坐在那裏獨自飲泣，同時在對面房裏可以聽到客人們在高談歡笑。

「他走了嗎？」她驚訝地問。

瑪太孀母沒有望她，肯定地點點頭，辛娜的眼睛有些空虛，於是她嘆息道：「可憐的孩子！」

（續見第五十三頁）

小說的將來

鄭伯奇

有聲電影和無線電播音是現在全世界最新最流行的藝術。在不遠的將來，電視(Television)又有完成的希望。這一聯的機械對於聲音的征服，一定要引起藝術各部門的巨大的影響。詩歌，戲劇，小說等言語藝術，尤其是小說，將因此發生激烈的變革，是可想而知的。

原來，言語藝術和肉聲的言語是不應該分離的。由最初到現在，戲劇總算保持着言語藝術的本來面目；雖然也有只供人閱覽的Lesodrama，畢竟沒有人承認這是戲劇的正軌。詩却已由吟詠歌唱而漸漸變成賞玩文字的藝術了。小說發生最晚，正當書寫和印刷發達的時候，很快地由口頭講述變成了印刷品。因此，號稱現代最大的言語藝術的小說，和肉聲的言語的關係非常淺薄。就言語藝術的嚴格的意義講下來，可以說是變態的事實。

這變態的事實促成文學和大眾的隔離。現在，在文藝發達的國度裏，所謂「純文

學」——高級文學」的發生，當然有它的社會根據，同時，藝術的工具更促成了這種偏向，也是不容否認的。尤其是小說，近代作家所發明許多手法，都是以脫離肉聲的言語為根據而出發。技術方面只管畸形地進步，小說本身却一天一天和大眾更隔遠了。

人類發明了工具，而人類的進步却常常受着工具的限制。這不僅在人類的物質生活上是正確的，就在藝術方面也是一樣。在沒有符號記錄言語的原始社會，肉聲的言語是人們傳播感情交換經驗的唯一的工具。原始的言語藝術就靠着幼稚的工具而流傳下來。這樣不成文的神話，民謠，在任何民族都存在着。古代希臘文學就是這種不成文文學演變為成文文學的精華，也是集西方（在西洋史上稱為東方）各民族的原始文學的大成。中國上古的歌謠傳說自然也跟這相同。

文學成立以後，肉聲的言語，在言語藝術中的勢力，一時並未減退。等到印刷藝術發達了，文字——言語的符號——才戰勝了

肉聲的言語，尤其是小說方面，這戰勝是相當徹底的。近代小說在技術上的長足的進步，實在依靠這新獲得的工具。但，缺點也並不是沒有的。事件的敘述，環境的說明，乃至心理的描寫，這一切的技巧是驚人的；稍有文學修養的作者都可以表示出相當的手腕；但是對話的靈妙却並不是任何作家可以任意做到的。批評家往往不會忘記特別指出熟練作家所寫的會話的妙味。這就夠證明近代小說作者的修養和肉聲的言語是怎樣地不生關係了。

近代文學和肉聲言語的隔離，在世紀末的各流派達到了極點。象徵派的文字的魔術，新古典派的古文字的發掘，未來派的印刷術的利用；都是拋棄了肉聲的言語以後的畸形的發展。尤其是未來派的奇特的形式，可以說文學直接隸屬於機械文明的極端的表示。但是，如今，又有新的機械接替印刷術而發明了，依賴着舊的機械而扮鬼臉嚇人的未來派，也不能不退居到過去了。

新的機械，單就目前已成功的無線電和有聲電影來說，肉聲的言語可因此相當地打破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阻礙。從前只能在很小的空間和短的時間內發生效果的肉聲，藉

這些機械的力量，可以傳播到相當廣大的區域，可以保存到相當長久的期間。稱為言語藝術的文學因此又獲得了聲音的要素。肉聲言語，在言語藝術中，可以恢復固有的重要地位；因印刷術而成爲騙子的符號言語——文字，今後在言語藝術的位置也許會漸次的低落吧。

言語藝術恢復了肉聲的要素以後，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將要發生怎樣的變化？爲一個現實論者，豫言固然是不可以；但，就現在推測將來，也並非完全不可能。以下單講講筆者個人的豫測。

目前影響文學頂大的新機械，第一要推無線電，有聲電影還在其次。因爲有聲電影，現在還局限在電影的園地以內，而無線電的影響，却次第地侵入了戲劇，詩歌，小說各部門。播音劇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了，外國的許多劇作者早已在開始練習這種形式，不過成功的作品好像還沒有。舞台劇的作者向這一方面的進展，也許因爲經驗的限制而不容易成功罷。將來，播音劇或者和歌劇一樣會成爲一種特別的形式；播音劇的作者也要成爲一種獨立的藝術家，這都是可能的。這詩歌跟着音樂一塊兒被無線電征服了。這

裏，民謠，童謠，小調占取了重要的地位。這不是暗示着被無線電侵入的詩的領域，應該是最通俗的一部份嗎？無線電和通俗化，在詩是這樣，在小說方面也應該是這樣。

播音小說，近來已經出現在播音的節目上面了。在別國，播音小說是怎樣的東西，自己還不熟悉。就上海來看，播音台上所放送出來的小說，不外是「啼笑姻緣」，「紅花瓶」，以及由電影改編的「姊妹花」之類的舊式小說。內容和形式，是否和原書完全相同，或者曾經改編，自己不會一一聽過，不能妄下斷語；以自己偶爾所聽到的來說，有的似乎和戲劇沒有分別，因為書中的人物是由實在的男女來代表的。說是戲劇嗎，却又沒有戲劇的結構；說是小說嗎，却有演員來講對白。假使我的經驗沒有錯誤，那真是奇妙的東西了。本來，在中國，這樣混亂的過渡時代，許多奇妙的東西都乘機會產生出來。文藝方面自然也不免有這種現象。像有聲電影和文明戲的結合，就是眼前很好的一個例子。那麼，舊小說，文明戲和無線電播音所結合而成的四不像的出現，在目前中國，也並不奇怪了。

新機械和舊古董的結合，固然是時代錯

誤，值得慨歎；但，在慨歎之餘，我們又不能不佩服這些舊古董還有順應新機械的能力。這樣的話發展下去當然要溢出本題之外，現在還是「按下不表」罷。值得討論的是真的播音小說應該是怎樣的東西；再進一步，應該注意小說接受了聲音的要素以後將要發生怎樣的變化，在內容上，尤其是形式上。

真正的播音小說目下還不能驟然斷定是這樣的東西，但聲音的要素應該佔重要地位，這就播音劇的原理來參照着看下來，總是一定不易的原則。因此，我想到了中國的說書。上海的幾家電台沒有不放送彈詞的；而且彈詞在播音中所佔的地位，可稱為第一。彈詞是說書的一種，是一種帶唱的說書。這和北方的大鼓可說是異曲而同工。但，無論大鼓，無論彈詞，都有地方性的限制。而且，這介乎小說，詞曲和戲劇之間的東西，就小說的系統看下來確是變態。要由這種東西發展成播音小說當然不對。可是一般說書——有的叫說平書，有的叫說大書——就它發生的歷史和特質來看，應該演變成播音小說的。日本的講談，正是中國的這種說書，現在已經成了日本各電台放送

的重要節目了。

播音小說和一般小說的關係怎樣，現在且不必講；但，小說一般地要受新機械的影響，是無疑的。在小說中，肉聲的言語要漸漸獲得重要的地位。這不一定就說小說完全要回到口頭傳述的原始時代，但小說不能僅僅停留在印刷的言語藝術這一境界是必然的趨勢。前世紀以來所發明所集成的許多技術，雖然不會就消滅，但要通過肉聲言語的試驗而變形也是必然的。所謂「純文學小說」所謂「高級小說」，因為新機械的發達不能不退出藝術的王位了吧。作家也不能儘躲在書齋裏，專靠一些美辭麗句，一些精巧的敘述和深刻的描寫來滿足自己，而迫得要和機械發生關係，來改造自己的藝術吧。因為這新機械的發達，文學不能不大衆化，也因為這新機械的發達，文學才能回復言語藝術的本來面目，為和肉聲言語關係淺薄的小說，尤其會有一個重大的變革。

也許有一天——也許電視發明成功的那一天吧——小說不單是作家一手包辦的東西，而變成和詩歌戲劇相同，要做借別個藝術家的媒介來和大衆相見。大衆不需要躺在沙發椅上，一個兒悶悶地去看小說，借着電視

和無線電的力量，有一個媒介的藝術家用肉聲的言語把小說送到大衆的面前。我沒有說送到耳朵裏，因為這位肉聲的言語藝術家，借電視的力量，還會把動作傳到大衆的眼裏呢。

一九三五·六，一。

清末大小說家李伯元先生遺著

庚子國變彈詞

—— 特請阿英先生點並作序 ——

新小說二卷一期革新號起
分贈全年份定戶諸君

十五開本·計三百餘頁·洋裝一冊·概不另賣

接見

鍾石草
陳石之畫

人一跑到接見室，心就卜突卜突直跳，簡直要跳過柵欄和鐵絲網，跳到室外那日光下，草地上。

眼睛儘可能地趕快抓對象。對面，柵欄和鐵絲網外站着三個人：一個高大，一個中材，中間夾着一個矮小的，是的，一個矮小的老太太；於是停留在最後一個身上。

「媽！」

只一聲，沒下文。對方的手慢慢地舉到額際掌心向下，在眉頭上做了一個遮陽，一面眼睛睜大，馬上又睜縮集中；另一隻顫抖的手撐在當前齊腰的柵欄上，腳跟提起，身子直往前湊。

「你……你站好一點，」聲音好像來自極遠的地方，又好像是夢中所常聽到的言語，「讓我看清楚一點，你……你……」到末了聲音馬上變了，變得尖，弱，有點發噁，又有點發顫。

這聲音一剎時使他回憶起他在這位老太太——她母親身上所得的所有的溫存和愛撫，七年前他離開他時那臨別帶淚的叮嚀也在他耳邊浮了出來：

「記住我的話啊！……我……我已經這樣老了，在世也不長久了……切莫去做那樣的事啊！」

他一面走，這聲音一面送了過來，那重覆的「記住我的話啊！」直衝到他遠離到聽不見，也是這樣微弱，尖噁，這樣像是從極遠的夢境飄過來的聲音。



最初他是兩手向高處擡着，把臉夾在兩條木欄之間儘力貼緊，下意識地想把臉擠出去，作那樣的無效的努力；但是兩條木欄一點不順從他，只放出他的兩眼，一隻鼻子和一張嘴；兩頰和耳朵都給留下了。一聽見母親的要求，他怔了一下，馬上從欄後退一步，臉由原來那兩條木欄換到另外兩條，用手做着姿勢，接着又另外換兩條：

「媽，看清楚了吧？」

「瘦了呢。」微弱尖厲的聲音又嚮了，跟着對方把腳跟放下，全身弛放下來，轉身向右邊她的同伴望着，想取得他的同意。

「沒有，你老人家看錯了。」右邊那高個子的聲音是決定的，似乎不滿意這位老太太的主觀。「他不是很胖的麼？」他向剩下的那位徵求同意。

「他不是很胖的麼？」那位却倒過來徵求老太太的同意。「你老人家眼睛不便，看錯了。」

於是整了整眼鏡，再把腳跟提起湊上前去，在那五尺外的昏暗而又顯得凄慘的木欄與鐵絲網間找她兒子的面貌。再放下腳跟時，似乎她並沒發現跟第一次所見有不同之處。她把眉毛一聳，做了一個不輕易受欺騙的姿勢。但是——



「他們說你受過刑，你信上說沒有，我不信。」她把第一個企圖——企圖看清到底是肥也是瘦——放下了，似乎忽然想起了更要緊的事。

「沒的事，」他在裏面用力把聲音從欄空處吐出，不覺又把臉蛋子緊貼在木欄上，「你……你怎麼不相信呢？……」他忽然覺得先說話不足使對方信服，就，「你看，你看，我的身體不是跟在外面一樣嗎？」

他忽然發現自己又站在對方看不清的地位，就馬上退開了，兩手向前一攤，像是女人穿上了得意的新

裝，儘量讓別人欣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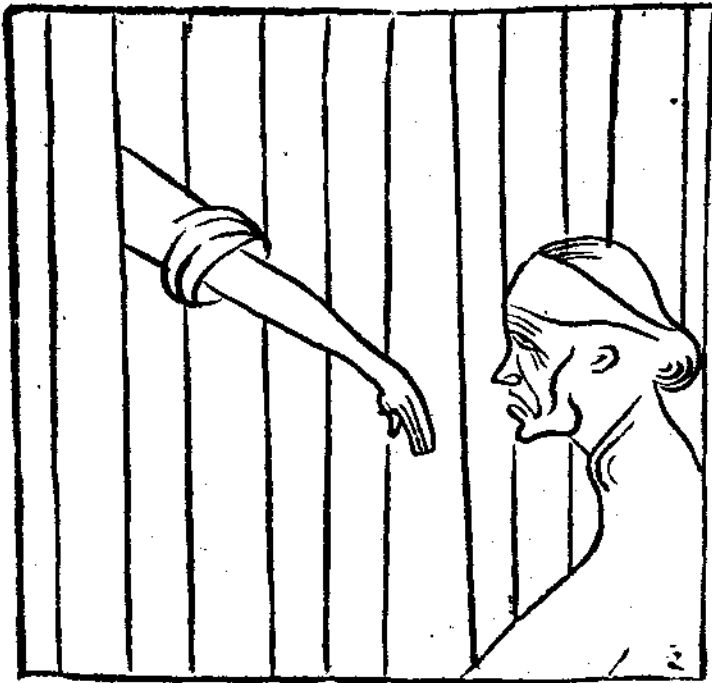
「你看，你看。」

空氣似乎活潑了許多。

「拿手給我看，不，拿膀子。」做母親的仍然不滿足。

「膀子？」

由于母親過度的愛心，使他覺得又悲傷，又喜悅，同時還發生了一種使他不能置的厭惡的感情。他想不到母親會跟從前一樣地愛他，但沒想到她會比從前更甚地愛他，而他是不需要這份盲目的愛情的。



請注意

二卷一期

新小說

革新號

戶定優待

「她總想得到一個親眼看見的證據，」他想「她還是那麼固執。她爲什麼還要愛我——我，曾經忤逆過她的意思，曾經不聽她臨別的叮囑？」

他把被子捲起來，塞到欄空搖裏。

「你看好了。」他的聲音是淡漠的。他惶惑了，剛才那股熱情不知洩到那裏去了。

走回號子的路上，他忽然覺得他應當埋怨他這不遠千里而來接見的母親。她勾起了他一片一片的回憶，使他至少會有一個禮拜的不安。記起了他現在是什麼人，他回頭向帶接見的看守惡意地看了一眼，把胸挺了一下，向前走去。

雨窗隨筆

寒 峰

「焚書」

李卓吾焚書，頗不易得，我最初見到的，是陝西鉛印本。後從鄧實先生處假得原本，刻印極工，惟書名則曰焚餘。校勘結果，除零星誤字外，計原刻書前多焦弱侯序一篇，雜文中多論曲的玉合四篇。尤其重要的，是鉛印底本缺一頁，翻印者未曾發覺，竟連排下去；至三遇記之內容，頭半爲三遇記，後半則爲三齋記，而三齋記變成有目無文。但尺牘第二卷，鉛印本却多一通，不知何自來。意者，焚書木刻本亦不止於一種，亦未可知。

「道場散了」

江寧劉因之，著有讀言瑣記一卷，曾從舊書肆借得，內容殊不見佳，曾錄其道場散了一則，文云：「余讀西廂記，最愛其道場散了四字，蓋天地萬物皆有此境，不必帝王之長生，而乞句之速死也。吾鄉秦淮燈舫，海內奇觀。嘗於八九月時或微雪獨攬扁舟，遠視鐘阜如故，紅橋依然，而迴視一時歌宴，祇賸得衰柳幾株，搖映清波，此時此境，心如止水，甚覺適然。因憶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句，猶有慈惠未能解脫也。」僅此則較有情致，但與卓吾論西

廂的雜說篇相較，其相差之遠，殊難以言。

論遊

袁小修珂雪齋遊居柿錄論遊云：「一者，名山勝水，可以滌浣俗腸；二者，吳越間多精舍，可以安坐讀書；三者，學問雖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見境生情，觸途成滯處尙多，或遇名師勝友，借其霧露之潤，胎骨所帶習風，易於鎔化，此之降伏禁制，其功百倍。」前人主張遠遊，其理解當不外是。不過這，究竟不能盡遊之道，因爲不強調社會生活接觸方面來鍛鍊，僅靠友朋交往，總歸是不夠的。

鍾譚遺文

伯敬書，所曾購得者，有兩種刻本。一爲閩刻隱秀軒集，用千字文名卷，凡四十九，不知是否完全。一爲翠娛閣刻本鍾退菴先生全集，凡詩五卷，文十一卷，係伯敬死後所刻，爲最善本。惟最近見鄧實先生藏書目，有伯敬遺文一冊，殊出意外，不知所收各稿，翠娛閣刻本是否均有也。友夏書，我所藏者，有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又獄歸堂未刻詩古文不分卷，但見啓无先生所來開，則有鶴鷗遺文一卷，又不知是否爲另有刻本。

「文明小史」

寒 峰

——名著研究之一——

方面說，都是一部非談到不可的書。

全都寫的維新運動期的事。

其次，就是文明小史這部書，

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在維新運動期間，是一部最出色的小說。一般人談起李伯元來，總會強調他的官場現形記，而我却不作如此想。官場現形記誠然是一部傑作，但就整然的反映一個變動的時代說，文明小史是應該給予更高的估價的。

文明小史絕版了，大概也因為難於訪求的原因罷，胡適之在最近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裏，祇用很少的幾個字帶過這部書，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樣的止於提到。然而，我們不研究這一時期的小說則已，不研究李伯元則已，如果要研究的時，文明小史，無論從那一

爲什麼我這樣的強調文明小史

是一脫過去一般小說的定式，不用

呢？原因是有幾點的。首先就是這

固定的主人公，而是流動的，不斷

一部書，是全般的反映了中國維新

替換的許許多多的人物作了幹線。

運動期的那個時代，從維新黨一直

可是，在讀者方面，一點也不感到

到守舊黨，從官憲一直到細民，從

渙散，因爲人物雖然換過，在人物

內政一直到外交。所描寫的地帶，

內含的本質上，却沒有多少差異，

不是某一個省，或者某一個鎮，而

仍然是密切的具有着連繫性。這種

是可以代表中國的各個地方，從湖

寫作的方法，創始者不是李伯元，

南寫到湖北，從湖北寫到吳江，從

但他的發展的應用，是得了許多新

吳江到蘇州，到上海，再由上海到

的嘗試的成功。事實上，由於衆多

浙江，到北京，到山東，由山東回

的人物，複雜的事實，廣泛的地域

到南京，更從南京發展到安徽，香

等等內容上的條件所決定，也是

港，日本，美洲，然後回到南北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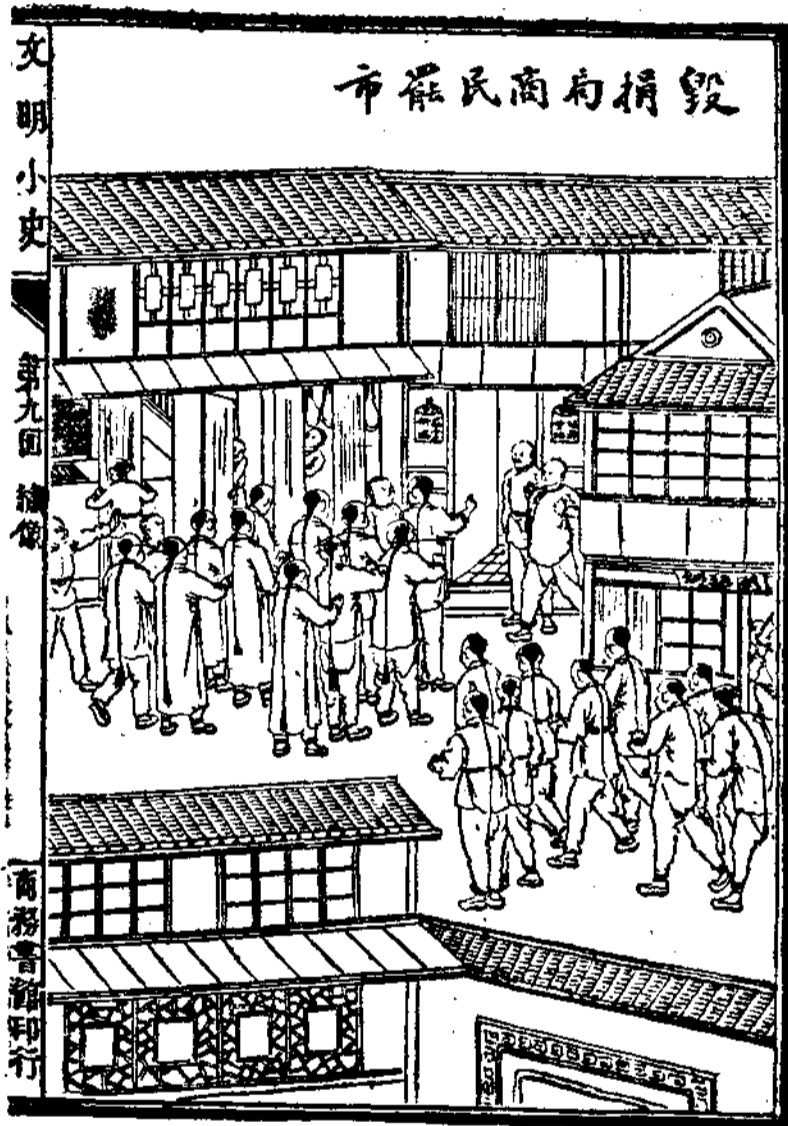
非產生這樣適應着內容的形式不可

京。全書所涉及的地域，是如此的

的。

廣闊，而每一個地方，除日美外，

由於李伯元自己的思想主張的



文明小史

第九回續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關係，這部書的描寫，是有許多失實與誇張的所在，但他也獲得了不少的成功。特殊是寫湖南的十多回，可說是全書最精彩，也是作者筆力最耐暢，最足以表現創作力的高強的表徵。寫個人的性格，寫羣衆的活動，寫官僚的媚外，寫豪紳的作惡，真是舊話所謂「極盡繪色

繪聲之妙」。出現於這部書裏的人物，一般的說，雖止官僚，維新黨，帝國主義三方面，但各有其姿態，各有其性格，各有其不同的活動，是並不使讀者有「重現」之感。至於全書採用諷刺與幽默的筆調，也可算是一種獨特的特色。這部書最初是發表在繡像小說

上，到丙午年由商務印成單行本，但已不書作者名字，逐回的插圖也沒有收進。共六十回，約當四十萬字的光景。書前有楔子一篇，說明寫作此書的主旨：

「做書的人，記得有一年，坐了火輪船，在大海裏行走。那時候，天甫黎明，偶至船頂，四下觀望，但見水連天，天

連水，白茫茫一望無邊，正不知我走到那裏去了。停了一會子，忽然東方海面上，現出一片紅光，隨潮上下，雖是波濤洶湧，卻照耀得遠近通明，大衆齊說要出太陽了。

「記得又一年，正是夏天午飯纔罷，隨手拿過一張新聞紙，開了北窗，繪在一張竹椅

上，看那新聞紙消遺。雖然赤日當空，流金鑠石，全不覺半點酷熱，也忘記是甚麼時候了。停了一會子，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烏雲，隱隱有雷聲響動。霎時電光閃

爍，狂風怒號，再看時，天上烏雲，已經佈滿，大衆齊說，要下大雨了。一家的人，關窗的關窗，撥椅的撥椅，都忙個不了。不消一刻，風聲一停，大雨果然下來了。

「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其中卻有一個緣故。這個緣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聽那風聲，須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還有什麼難猜的？」

「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比方，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甚麼時候了？有個

又一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卻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約離着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

「何以見得？你看這幾年新學，早已鬧得沸反盈天，也有辦得好的，也有辦不好的，也有學得成的，也有學不成的。現在無論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辦；無論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學。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奮興，這個風潮，不同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風潮一樣麼？所以這一千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興，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的一個功臣。所以，在下特地做這一部書，將他們表揚一番，庶不負他這一片苦心孤詣也」。

文明小史寫作的動機與目的，在這楔子裏，是說得一明二白了。

作者意識到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新舊過渡的時代，正是黑暗和明的交替處，是動亂的時代。他對於這期間所發生的許多事是不滿意的，但他相信這是過渡期的必然。他把這些事無情的暴露出來，希望能為改進的一助。

李伯元自己所採取的態度，在第一回書裏，他特地送出在全書裏僅僅一現的影子，那位飽學的姚士廣姚老先生，代表他自己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有所興造，有所革除，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打草驚蛇，反為不美」。他是一個溫情主義者，他主張「潛移默化」。他主張維新，但他反對採用激烈的手段。他對於出現在書裏的一切人物的批判的描寫，是全都從這一主點上出發。對於種族革命，他是和吳趸人一樣的，採取了反對

的態度。

文明小史全書的回目是：

- | | | | | | |
|------|----------|-------|----------|-------|----------|
| 第一回 | 校士館家奴談歷史 | 第十一回 | 却禮物教士見機 | 第二十一回 | 遺遺財商業起家 |
| 第二回 | 高陞店太守謁洋人 | 第十二回 | 毀生祠太尊受窘 | 第二十二回 | 辦學堂仕途借徑 |
| 第三回 | 識大體刺史講外交 | 第十三回 | 助資斧努力前途 | 第二十三回 | 齊着力丕振新圖 |
| 第四回 | 感流言童生喜驛事 | 第十四回 | 質嫁衣傷心廉吏 | 第二十四回 | 為游學枉道干時 |
| 第五回 | 舉人繫獄讓罪名 | 第十五回 | 不亢不卑難求中禮 | 第二十五回 | 阻翻台正言勸友 |
| 第六回 | 倉猝逃生災星未退 | 第十六回 | 近朱近墨洞識先機 | 第二十六回 | 太史維新喜膺總教 |
| 第七回 | 中西交誼賢守為難 | 第十七回 | 解牙牌數難祛迷信 | 第二十七回 | 中丞課吏妙選真才 |
| 第八回 | 通賄賂猾吏贈川資 | 第十八回 | 讀新聞紙漸悟文明 | 第二十八回 | 聽演說中外糾纏 |
| 第九回 | 聽攬撥贖師索賄款 | 第十九回 | 違慈訊背井離鄉 | 第二十九回 | 入會黨慈母心驚 |
| 第十回 | 新太守下馬立威 | 第二十回 | 誇壯遊乘風破浪 | 第三十回 | 議避禍書生膽怯 |
| 第十一回 | 弱書生會文被捕 | 第二十一回 | 妖姬織登婚姻自由 | 第三十一回 | 湖北風光足娛片晌 |
| 第十二回 | 捕會黨雷厲風行 | 第二十二回 | 草帽皮靴裝束殊異 | 第三十二回 | 官場交際略見一斑 |
| 第十三回 | 設捐局癡心妄想 | 第二十三回 | 老副貢論世發雄談 | 第三十三回 | 我教士大令急辭官 |
| 第十四回 | 改洋裝書生落難 | 第二十四回 | 洋學生著書誇秘本 | 第三十四回 | 懼洋兵鄉紳偷進府 |
| 第十五回 | 蠅民膏暴吏橫征 | 第二十五回 | 一燈呼吸說維新 | 第三十五回 | 修法律欽史回京 |
| 第十六回 | 毀捐局商民罷市 | 第二十六回 | 半價招徠譯稱克己 | 第三十六回 | 裁書吏縣官升座 |
| 第十七回 | 救會黨教士素人 | 第二十七回 | 婚姻進化桑濮成風 | 第三十七回 | 辦刑錢師生可靠 |
| 第十八回 | 縱虎歸山旁觀灼見 | 第二十八回 | 女界改良鬚眉失色 | 第三十八回 | 論新舊翰苑稱雄 |
| | | 第二十九回 | 演說壇忽生競爭 | 第三十九回 | |
| | | 第三十回 | 熱鬧場且賦歸來 | 第四十回 | |
| | | 第三十一回 | | 第四十一回 | |
| | | 第三十二回 | | 第四十二回 | |
| | | 第三十三回 | | 第四十三回 | |
| | | 第三十四回 | | 第四十四回 | |
| | | 第三十五回 | | 第四十五回 | |
| | | 第三十六回 | | 第四十六回 | |
| | | 第三十七回 | | 第四十七回 | |
| | | 第三十八回 | | 第四十八回 | |
| | | 第三十九回 | | 第四十九回 | |
| | | 第四十回 | | 第五十回 | |

- 幕僚籌策北海留賓
- 第四十二回阻新學警察鬧書坊
- 出捐款五字驚心
- 第三十二回請客捐資刁商後到
- 懲異服書生下牢獄
- 第五十三回風光在眼書書記游
- 利慾薰心當筵受騙
- 趁風縱火惡棍逞兇
- 第四十三回誇華族中丞開學校
- 建酒館革牧創公司
- 第五十四回改稟帖佐雜虛心
- 購機器觀察快意
- 第三十三回查閉市委員訛索
- 助罰款新令通融
- 第四十四回辦官報聊酬抵制方
- 聘洋員隱寓羅縻意
- 第五十五回險世界聯黨覓錙銖
- 惡社會無心落圈套
- 第三十四回下鄉場腐儒矜秘本
- 開學堂志士表同心
- 第四十五回柔色怡聲待游歷客
- 卑禮厚幣聘顧問官
- 第五十六回閱大操耀武天津衛
- 讀絕句訂交莫愁湖
- 第三十五回謁撫院書生受氣
- 遇貴人會黨行兇
- 第四十六回謁志士如入黑獄
- 送行人齊展白巾
- 第五十七回擊東擊西饒哥甘上當
- 樹援結黨賤僕巧謀差
- 第五十八回善鑽營深信老奴言
- 假按摩巧獻美人計
- 第三十六回適異國有心嚮學
- 謁公使無故遭殃
- 第四十七回黃金易盡故主寒心
- 華髮重添美人回意
- 第五十九回論革命幕府縱清談
- 救月食官衙循舊例
- 第三十七回出警署滿腔熱血
- 入洋教一錢生機
- 第四十八回改華技巧語飾行藏
- 論國法救時抒抱負
- 第六十回一分禮聲動骨董名家
- 半席談結束文明小史
- 第三十八回脫罪名祇憑片語
- 辦交涉還仗多財
- 第四十九回該晦氣無端賠賄物
- 顯才能乘醉讀西函
- 第五十回用專門兩回碰頂子
- 打戲館千里整歸裝
- 第四十回河畔尋芳盈盈一水
- 塘邊遇美脈脈兩情
- 第五十一回公司船菜單冒行家
- 跳舞會花翎驚貴女
- 第四十一回北關承恩一官還我
- 西河抱痛多士從公
- 第五十二回閱禁約半途破膽

因為這裏所敘述的，不是整然的有體系的故事，要想簡略的加以說明，事實上是很難能的。一般的

講，裏面所涉及到的，在官僚方面，主要的是他們對於外國官員，商人，教士們的畏懼，屈服，獻媚。對於維新運動方面，有的是真誠的提倡新學，有的只是投機，有的礙於上峯的命令，不得不敷衍塞責，有的却是陽奉陰違，對新黨加以迫害。民衆方面，他們照例是經歷，剝削，橫征暴斂，或者欲加之罪，便陷以叛亂的罪名等等。在洋人的一方面，是寫他們橫行，要挾，掩護教民，任意索取被拘的囚徒，任意勒索賄款，以及士兵的醉酒傷人，調笑婦女。在維新黨方面，所寫的大都是些投機，不識之無，假借幾個新名詞，以招搖撞騙，希圖升官發財的人。此外，當然也還雜以其他的事件和角色，如興辦實業，開立書局，編譯新書，智識份子的無恥，和應有盡有的一些官場普通的黑幕。

這裏祇挑出最初十二回所敘述的湖南永順的事件，來作爲一個縮影說一說。李伯元首先爲讀者介紹了永順是怎樣的一個地方：「永順僻處邊陲，所以那裏的民風，一直還是樸陋相安，固執不化。只因這一個地方，山多於水，四面岡巒迴伏，佳氣蔥蘢，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處山凹之中，倚樹爲村，臨流結合，耕田鑿井，不識不知，正合了大學上『樂其業而利其利』的一句話。」然後，他開始說在這裏所發生的故事。那時正值首府舉行武考，剛考到一半的時候，適值省裏派了洋人，來勘察礦山，住在飯店裏，一個洋磁的杯子被打碎了。地保聽到這件事，認爲是不得了案子，馬上報告首府柳繼賢，首府大驚失色：「打碎了景德鎮都做不出來的外國人的杯子，這還了得！」立刻押下地保，抓到店小二，即停

止將結束的武考，找到首縣，馬上到去飯店拜訪洋人，卑躬屈膝，無所不至。雖晤面的時候，不會談到洋磁茶杯，府縣均担心萬狀，不知此番交涉，將來如何是了。

首府一直不敢舉行考試，聲言洋人一日不去，本府一日不得安心，那有心緒監考？却想不到考生對此深致不滿，又怕洋人勸釀開採，要壞永順一縣的風水，掘掉他們的祖坟，便在一個舉人的領導之下，開了明倫堂，聚衆去打外國人，打首府，並逼商人閉了市。李伯元在這裏敘述頭緒紛繁的當日情景，極見生色：

柳知府正在爲難的時候，只見門上幾個人，慌慌張張的來報，說有好幾百個人，都衝進府衙門來，現在已把二門關起，請金大老爺就在這裏避避風頭。金委員連連躲脚，也不

顧柳知府在座，便說：「倘若他們殺死外國人，叫我回省怎麼交代？」柳知府也是長吁短歎，一籌莫展。衆家丁更是面面相覷，默不作聲。裏面太太小姐，家人僕婦，更鬧得哭聲震地，沸反盈天。外頭一衆帥爺們，有的想跳牆逃命，有的想從狗欄裏溜出去。柳知府勸又不好勸，攔又不好攔，只得由他們去。聽了聽，二門外頭，那人聲越發嘈雜，甚至拿磚頭，撞的二門緊閉的響，其勢岌岌可危。暫且按下，再說高陞店裏的洋人，看見金委員自己去找柳知府，前來保護，以爲就可無事的了。誰知金委員去不多時，那學裏的一幫人，恰恰趕來。幸虧店裏一個掌櫃的，人極機警，自從下午風聲不好，他便常在店前防

備。還有那營裏裏預先派來的兵役，也叫他們格外當心，不可大意。當下約有上燈時分，遠遠的聽見人聲一片，蜂湧而來，掌櫃的便叫衆人進店，把大門關上，又從後園取過幾塊石頭頂住。又喜此店房屋極多，前面臨街，後面齊靠城脚，開開後門，適臨城河，無路可走。惟右邊牆外，有個荒園，是隔壁人家養馬的所在，有個小門，可以出去。那洋人自從得了風聲，早已踏勘明白，預備逃生。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外面人聲，愈加嘈雜，店門兩扇，幾乎被他們撞了下來。掌櫃的從門縫裏張了一張，只見火把燈籠，照如白晝，知道此事不妙，連忙通知洋人，叫他逃走。洋人是已經預備好了的，便即擯去輜重，

各人帶一個小小的包裹，爬上梯子，跳在空園，四顧無人，便把這家的馬，牽過幾匹，開開後門，跨上馬背，不顧東西，捨命如飛而去。這裏掌櫃的，見洋人已走，仍舊趕到前面，心下思量，若不與他們說明，他們怎肯干休，將來我的屋，還要被他們踏平。倘若說是我放走的，愈加不妙，不如說是還在城裏。把他們哄進了城，以爲緩兵之計。主意打定，便隔著門，把洋人早到城裏的話，說給衆人，衆人不信，齊說要進來看過。掌櫃的便同他們好說歹說，說我們大家是鄉鄰，你們也犯不着來害我。黃舉人隔著大門，說：「有我在這裏，決不動你一草一木」，立逼著要開門進去。掌櫃的那裏敢開。後來始終被

這些人撞破大門，一擁而進，搜了一回沒有，順手搶了多少東西。店裏的人，逃走不及，很有幾個受傷的。衆人見洋人果然不在店內，然後一齊蜂擁入城，直奔府衙門。剛剛走進

城門，碰着營裏參府，帶領了標下弁兵，打着大旗，掌着號，呼么喝六而來。這綠營的兵，固然沒用，然而出來彈壓這般重生，與一班烏合之衆，尙覺綽綽有餘。衆人見此情形，不免就有點七零八落，參差不齊。及至參府到了高陞店，一問洋人，說是在府裏，曉得這般人，一定是要鬧到府裏去的。倘若鬧出殺官劫獄的事情，那時干係更重，立刻撥轉馬頭，打着旗，掌着號，亦往本府衙門而去。到得府前，纔過照牆，參府便命營兵站

定，照裏一望。但見人頭十分擁擠，聽說府大堂的暖閣，已經拆掉，虧得二門堅牢，未曾撞破，一千人還在裏邊吵鬧。

（第三回）

這是敘述當日複雜事態的一節。即此也可以看到民衆在當時的叛逆的情緒，所謂「固執不化」的精神，和官僚的恐慌，洋人在羣衆力量前面的顛抖，寫得真是聲色備至，李伯元的寫作技術，高強到了怎樣的程度，於此可以想見。這一回洋人並沒有被打到，是踉蹌逃了，逃到鄉裏，又怕被鄉人打，換了中國服，裝作病人去投宿，不幸又被鄉人當作馬賊，捆到縣中。這時亂已平了，爲首的諸人也被逮捕了。可是因爲首府打了沒有先除掉功名的舉人，紳耆們感到鬼死狐悲，大抱不平，跑到省府裏控告。結果是知府撤職，對洋人賠款了事。

繼任的是傅彥登，和前任正相反，是歡喜使用官威的，下馬便懲辦了爲首的諸人，痛罵了紳耆們一頓，逮捕了許多生員，誣以新黨罪名。接着又橫征暴斂，實行「城門捐」，「橋捐」，凡攜一百文以上的東西，過橋出城，都要納稅，弄得民不聊生，大衆集合起來，實行暴動，打毀捐局，全城罷市。傅彥登無可奈何，祇得暫時將捐稅取消，而被捕生員，又全體被教士硬索了去。後來，被省裏知道，又是撤職。爲着到省裏可以吹牛掩蓋，而士紳民衆對他的感情太壞，不得已自己拿出錢來，叫縣裏的書班們冒充香紳，替他建立生祠，送萬民傘，在城口舉行留靴大典。那知民衆恨他到了極點，依然的不許他做，在他臨行的時候，折毀他的生祠，撕掉萬民傘，在城口舉行留靴大典的地方候着他打。李伯元寫這

一場面道：

從小路抄到城門，正待舉行留靴大典，不提防旁邊走出多少人，不問皂白，一擁而上。不但靴子留不成，而且傳知府的帽子，亦爲衆人擠掉。靴子剛脫掉一隻，尙未穿上，被人冲散，只得穿了襪子，一高一低的在人叢中擠來擠去。幸而頂帽不戴，人家瞧不出他是知府，所以未曾被人毆打。然而，頃刻之間，帽子也打毀了，執事也冲散了，萬民傘亦折掉了，德政碑也摔劈了。

（第十一回）

李伯元寫文明小史，所以然要從湖南開場，很明白的是要先送出一個極守舊的地方，以與極力維新的湖北上海各處相對照。「民風强悍，固執不化」，文明小史湖南的一段，在這一方面，是獲得了極大

的成功。試看他如何暴露官僚對洋人的怯弱，而取材於一隻洋磁茶杯，以窮極形容，就可知道。對話的幽默處，也往往令人噴飯。這一類的描寫，幾於在每一個地域，都同樣的發生。與這一段可以並論的，要算寫在湖北所發生的事件。說依照湖北洋務局的慣例，來了外國的官，是給他綠呢大轎坐，前面一把紅傘，四個扶轎的親兵；商人呢，是藍呢大轎，四個親兵。這一回來的，却是一個教士，洋務局不知怎樣招待的好，於是大家商議，結果，在座的人是分作兩派：

一個道：「孟子上，士一位。

士即是官。既是官，就應得用綠呢大轎」。一個道：「教士不過同我們中國教書先生一樣，那裏見教書先生就是官的？況且教士在我們中國，也有開醫院的，也有編了書刻了

賣的，只好拿他當作生意人看待」。

爭執了許久，不得解決，於是寫信給領事問，恰恰領事又不在家。洋務總辦急的不了，連忙跑到制台那裏請示。那知制台正在那裏打瞌睡，一等等到夜裏三點鐘纔見

到面。制台的示是很妙的，他說：「介乎不官不商之間，你們就酌量一個適中的體制接待他，只要比官差點，比商又貴重點，不就行了嗎？」（第十三回）

再回到局裏，纔決定了用「商」的轎子，親兵，加上「官」的一把傘，然而已經鬧了一個通宵了。在文明小史裏，這樣的事，不知有多少，總之，是辱國喪權，剝削民脂民膏，以極力媚外，達於極度。所以豫縣爲清海盜擄去一個教士，地方賠款竟至十萬之多，反說是外交

上的勝利。

官僚的維新，那更是笑話百出。在當時，辦學校是最時髦的，大概謀官謀不到的人，總要去與學，借興學以納交官場，爲作官之階梯。所以，山東濰縣的一個書賈王毓生，投考不中，也就上條陳與學，乘了大轎去拜會官府，會着不轉來，就破口大罵「中國的官場真是腐敗！」而更奇妙的，是一面興辦學堂，一面又嚴禁新書。南京的制台的小兒子在操場絆到石頭，頭部跌傷身死，他不但開除了體操教員，還要體操教員替他的小兒子去披麻帶孝。在死之前，學校的員生要逐日輪流停課探望，死後，要停課誌哀，祭弔送葬。學生要見官府，是千難萬難，但如果剪了髮，穿了洋裝，拿了外國字的新式小名片去會，官方是會誤爲洋人而立刻出來的。至於爲謀高陞，上維新條

陳，東抄西襲，以盼一顧的，更所在多有，而在實質上，不過是具文罷了。所以在第六十回的書裏，李伯元憤慨的道：

天天有人嚷着立憲，其實，叫軍機處議奏的，也只曉得立憲，立憲。軍機處各大臣，雖經洋翰林洋進士一番陶鑄，也只曉得立憲立憲。評論朝事的士大夫，也只曉得立憲立憲。立憲之下，就沒有文章了。

官僚方面對於維新的真實態度，是被李伯元的這幾句話說盡了。因而，無論「立憲」「維新」，嚷得怎樣的響亮，結果是徒有其名，本質上毫無改變，也不可能有的改變，這在文明小史裏許多地方，是都正面的指出了的。

維新的一派，在李伯元的筆下，一樣是沒有生路的，所描寫的

完全是一些醜惡。這些維新人物，大都是些莫名其妙的青年，稍學到一點皮毛，便爾目空一切，滿口的新名詞。大概這些人所具的特點，據李伯元的意思，一是新名詞，二是剪髮洋裝，三是演說——胡口大話。有此三寶，便到處橫行無忌。他們最出色的工作，也就是李伯元描寫得較莊嚴的部分，是無畏的對官僚實行暗殺，在文明小史裏，不止三四見。

在「三法實」的描寫上，對第一點是最成功的。李伯元把他們嵌插新名詞，無處不用新名詞，新名詞與舊名詞矛盾同棧的對話，寫得真是令人噴飯。隨手舉例，如「內人雖沒有文明的程度，然也受過開化女學三年的教育」「兩位教習，一是田道台的太太，一是王布衣的夫人，課程倒很文明」，「你又來說野蠻話了，結婚是要兩下願意

的」(第四十回)都是。像這樣的，以及比這還要有趣的對話，真是多到回回有之。

對於康梁所領導的維新運動，事實上，李伯元是站在反對的地位的。這看他對於康梁本身所採取的是怎樣的一種態度上，就可以了然。康梁的名字，在書裏是變換過了，康成爲安紹山，梁成爲顏軼回，也是帥生。說安紹山是廣東南海人，曾在京上萬言書，主張維新，號召黨羽，成立維新會，在全國的勢力很大。後來朝廷逮捕，賴一個官員的預先通知，逃到日本，以後又轉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後，僱了保標，建築有機關的房子，以自保護。他所以然這樣做，理由是：「他們時時遣了刺客來刺我。我死固不足惜，但是上繫朝廷，下關社會，我死了以後，那個能够担得起我這責任呢？」接着，他就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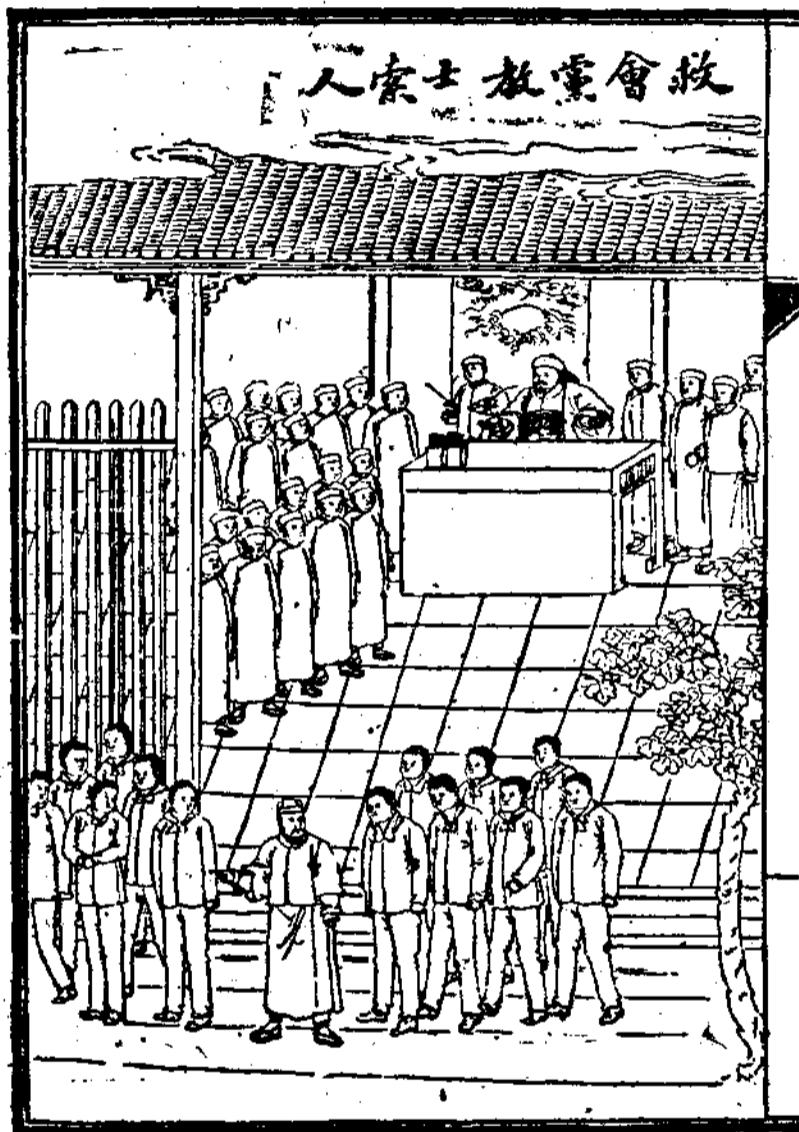
勞航芥的往謁，先描寫康有爲，說是：

……勞航芥隨把電報拿在手中道：「有樁事要請教紹山先生，千祈指示。」安紹山道：「什麼事，難道那腐敗政府，又有什麼特別舉動嗎？」勞航芥道：「正是」，便把安徽黃撫台要聘他去做顧問的話，子午卯酉訴了一遍。安紹山低頭沉吟道：「腐敗政府，提起了令人痛恨。然而，那班小兒，近來受外界風潮之刺激，也漸漸有一兩個明白了。此舉雖然是一句空話，差強人意。况且勞公把強世之學，有用之才，到了那邊，因勢利導，將來或有一線之望，也未可知。倒是我這個海外孤臣，萍飄梗泛，祖宗邱墓，置諸度外。今番聽見勞公這番說話，不禁感觸，真

是曹子建說的，「君門萬里，聞鼓吹而傷心」了。說到這裏，便盈盈欲泣了。勞航芥素

來聽見人說安紹山忠肝義胆，足與兩曜爭輝，今天看見他那付涕泗橫流的样子，不勝佩服。當下又談了些別的話，勞航芥便告辭而去。臨出門時，安紹山還把手一拱，說道：「前途努力，爲國自愛」。說完這句，掩面而入。勞航芥又不勝太息。(第四十六回)

看這一節，可以了然李伯元寫人物，可謂生動極矣，他的諷刺的濃辣程度，也可想見了。在湖南的一段裏，他是那樣富有力量地寫羣衆，寫無恥的官僚，寫洋人的橫行，寫翻譯的狐假虎威的醜態，在這裏，又是怎樣的在刻畫一個維新的人物。他對維新黨，從領袖一直到投機的份子，是統一的抱着反感



的。再看他怎樣的寫梁啓超吧：

顏軼回到過美國，他原想去運

動他們的。送了他們許多書，

有些都是顏軼回自己的著作，

有些是抄了別人的著作，算

是他的著作，合刻一部叢書，

面子上寫的是新韻子。據說新

韻子裏面，有一篇什麼東西，

顏軼回一字不易抄了人家，後

來被人知道了，要去登新聞

紙，顏軼回異常着急，央了朋

友，再四求情，又送了五百兩

銀子，這才罷手。顏軼回的著

作，有些地方，千篇一律，什

麼「咄咄咄！咄咄咄！」還有人

形容他，學他的筆墨，說「貓

四足者也，狗四足者也，故貓

即狗也。蓮子，圓者也，而非

圓者也；蓮子，甜者也，而非

鹹者也；蓮子，人吃者也，而

非吃人者也。香蕉萬歲，梨子

萬歲，香蕉梨子皆萬歲！」笑

話百出，做書的人，也寫不盡

這許多。（第四十六回）

除掉梁啓超，這還會

是誰個呢？這種文體，不

是梁啓超的文體，又是誰

個的文體呢？李伯元寫維

新黨，附帶的寫到了上海

當時的一些「吃翻譯飯」

的文人，他說當時翻譯書

是盛行的，從日文譯出的

最多，這些譯家中文都不

大高明，替書局譯書，千

字一元，再由書局聘人潤

色，祇要這些「潤色專家

」的「勾來勾去，不通的

地方改的改，削的削」，就會成本好書，這正是當時譯書界的風氣。然而，李伯元也要調侃這些翻譯家，書店裏的夥計，向着買書的人道：

翻譯之事，將來雖然一定可以盛行，但是目下還在萌芽時代，有學問的書翻了出來，恐怕人家不懂，反礙銷路，現在所譯的，乃是男女交合大教良，傳種新問題兩種。」（第十

五回）

維新運動期的兩大作家，李伯元與吳趸人，對於維新運動以及種族革命所採取的態度，從這一部文明小史和吳著的上海遊藝錄裏，可以完全看到。他們不滿意當時的「朝政」，反對「媚外」，主張「維新」，但康梁式的維新是「未敢贊同」的，「種族革命」是反對的。要從正面的看維新運動的人物

與理想，那麼，除開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而外，在小說方面，是很少可稱為重要的了。

說到這裏，關於文明小史在維新運動期的意義，是沒有再發展申說的必要了。這是當時的一部暴露的傑作，也就是魯迅所說的「讀實小說」之一，成功失敗是互參着的。他所反映的事實，許多部分是具有真實性的，有許多雖確然有那樣的事，他却把那些寫得過火了，或者過於諷化了。即如對於維新黨一方面，康梁誠然有不少的缺點，但康有為在當時，事實上還不致像安紹山那樣，梁啟超也還不致偷人家整篇的文章，以至於應該被橘子香蕉式的文章所嘲笑。很遺憾的，李伯元和吳趸人一樣，對於當前的社會現象，由於自己心理上的缺陷，祇看到了黑暗面，只看到一些投機人物，而不能理解這些人物，

並不能代表當時維新黨的全體，而且有些人，也不如他所想像的那樣的醜惡。這顯然是由他自己的思想主張所決定的一種意識的反映。

寫作技術方面的缺點，這兩大家也幾乎是同樣的。吳趸人把上海遊藝錄的後半寫成並非小說，而是政論式的文章；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也竟是前強後弱，寫到最後十回，結構的鬆散，幾乎收束不起來，令人有「草草結束」，而沒有經過「經心結構」之想。文明小史之不能如官場現形記被人重視，其理由也許是部分在此吧。除掉後來把題材拉得太開擴，而收束不備這一缺點外，無論是人物的描寫，事實的敘述，都不愧為能手。

文明小史之在維新運動期，雖有如上的缺點，終究是不失為當時的一部劃時代的傑作，不提這一期的小說則已，如果提起，這部書是應該和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怪現狀，老殘遊記同時被憶起，而格外的加以強調的。

讀者意見

(一) 希望牠能更好一點

君平先生：連讀到數期「新小說」，歡喜得很。因為對牠過于歡喜了，也就希望牠能更好一點，現在我把對牠的希望說給先生聽聽。

(一) 達夫先生的「唯命論者」實是最理想的通俗小說，老舍蟄存兩先生的小說通俗則通俗矣，然有點「紅玫瑰」氣味，希望先生以後注意。

(二) 考證文字與翻譯作品似都不是學校以外的讀者所喜歡讀的，以後「新小說」最好不登這些。

(三) 「幽默小品」無聊而且趣味低級，應該是那幾種俗小報上的材料，我不願再在「新小說」上見到。

(四) 「新小說」的篇幅實在太少了，而且價錢也不便宜，現在的銷路一定很不錯了，那麼，可否請增加二分之一的篇幅呢？

(五) 「新小說」的本子實在太小，雜誌的本子本該要大些，何況「新小說」又有插畫的，更應比普通雜誌大。我想仿「小說半月刊」的樣子最好。

(六) 第一，二，三期「新小說」的插畫實不及第四期多多，似不應單叫一個人畫，這也要常換口味才行。

(七) 隨筆要寫得通俗，比小說更難。過去「新小說」上所刊隨筆，實在沒有一篇說得上是通俗的。以後這一欄最好能刊載以靈活生動筆調，和正確的分析批判描繪的各方面生活狀況（如稍舊的「萍踪寄語」彷彿）若那樣辦的話，是要合「大眾」的口味多了。

(八) 先生可大開投稿之門，無名作者的作品，有時也要比成名作家的壓榨出來的敷衍之作來得高明的。

(九) 「小說半月刊」初出版時銷路極好，以後因時常（幾乎是每期）延期而失掉讀者信仰（尤其是定戶）。現在停刊，這未始非原因之一。這個「殷鑑」，先生應該注意。我愛「新小說」深，對牠的希望也切。祝
文安

無錫 徐志麟敬啓六月三日

(二) 處在讀者的地位

「新小說」二期我都看過了，內容很好，無須要我來說。不過今天我處在讀者的地位，並以愛擁護刊的心得，來說幾句話。

本來編刊物，並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尤其像你們所編的通俗小說，假定能使一般勞動者的車夫木匠；等等，能看得懂，那就更難了。

譬如張天翼先生的一九二四——三四，這篇背景雖然很好，然而編在這通俗的新小說內，未必可以喝聲好；何以？體裁我讀者不講，祇問問牠到底通俗沒有，這可以顯然見到沒有，文中不是有一句說：「我們小布爾喬亞真可憐呀！」「布爾喬亞」四個字，讀洋書的人一望而知，可是像我們做工的工人怎樣曉得呢？外國名詞希望編輯先生注意。

這是我替一般讀者們，很盼望的。以後或加點注解。這就是施蟄存先生的「獵虎記」，牠是很通俗了，然而一通俗又出了毛病，也許是我這淺薄的讀者，不會讀書吧；何以自己賣騰的一張虎皮而白日裏被人穿起都不認識？我相信這虎皮是有年代了的，他鄭濤（獵虎記中人物）既然平生沒有打着一個虎尾巴，當然這虎皮就不是他自己打的，或是他祖父——鄭龍——的遺物吧，祖父的遺物當然有了年代，像這樣有了年代的放在自家的虎皮，被人穿起而不認識，並認為真虎，在白晝裏與虎相鬥，也許太矛盾了吧。最後我這小讀者不多寫，並要聲明處在這交通素不便的常德，對於一般新文學書籍看得眼。新小說現在不出了幾期，也不得而知，這兩本還是向同事人借來看的。

一九三五，五，三十日。

常德 李漢輝啓

在寶珠上

許欽文

「春假里到什麼地方去玩呢？」

早就屢次被人這樣探問了。一經表明我還沒有決定到那裏去的意思，探問的人總是勸我到泉州去遊

一回，說是古跡很多，什麼塔有多

少高，什麼寺有多少大，可以考查的碑記怎樣多，回教的禮拜堂怎樣

好；更其是洛陽橋，勸我去遊的人

沒有一個不提到，闊一丈五，長三

千六百尺，是由宋朝建築起來的；

想來一定比蘇州對門外的寶帶橋還

莊觀。

泉州是外國人貿易的最古通商

場之一，廈門未興盛的時候，福建

省的商業重心是在那裏的。在歷史

上的地位，並不差于浙江省的杭

州。剛由前十九路軍經營過，那三

千六百尺的長石橋上，已經加鋪了

一層水敏土，爲着便于通行汽車；

橋的兩邊，還留着不少戰跡。去看

一看的興趣，我也着實濃厚。

于有意无意中，我已調查明

白：可以從同安一直坐汽車過去；

也可以由廈門出發，先坐輪船，再

搭汽車，都是當天可到的。我也已

經在圖書館裏找到泉州府志，查知

那開名的府治，是也叫做桐城的，

因爲當初，那周圍二十多里的城牆

上，滿種着「刺桐」樹。正如四川

的成都，因爲孟后主的時候，城牆

上滿種「芙蓉」樹，所以叫做蓉

城。當時一到秋天，「四十里錦綉

高下，」因此也叫做錦城。

春假終于來到了，從四月一日

起。五六個都是外省人的同事，兩

天以前就約好，從同安出發，在已

改名了首縣晉江的城中停留兩天，

趁輪船由廈門回來。連旅資都已聚

集起來了，每人十元。可是閩南的

天氣，春季是最要不得的：在我們

江浙人看來，雖然秋間很象春天；

在春季，老是陰沉沉，呼呼的風聲

響個不了，比冬季還寒冷；太陽一

照，却就連脫衣服來不及，熱得同

夏天一樣；且因冬季溫和，桃子早

已結得很大，代替楊柳的想思樹原

是常綠的，見不到什麼新枝嫩葉，

簡直感不到一點春意，好象並無正

式的春天。到了我們要就道的前些

時候，竟大大的下起雨來，只得中

止。

好容易等到雨停止，經過連日的沖淋，路濘得很，是高高低低的山路，這樣，汽車過去是危險的，只好再等。好容易到了路已乾燥，空中木凝積着凍雲，又綿綿的下起雨來了。

這使我感慨，凡百事情，總是不容易達到目的，連遊玩也沒有例外。我的遊峨嵋山，是第三次才實行做到的。在成都闖住了十個月，相距只百里的灌山，屢次打算去玩一回，終于得不到實行的機會，如今成爲遺恨。一等兩等，春假已經只剩得個尾巴了。今天我本第一時有課，以前常常因此勉強起身，覺得教書生活苦惱。早就期望的春假，快過完了，還是無所得，以爲只好姑且多睡一會兒，聊以自慰。可是，于懵懂中，被住在隔壁的村夫子叫醒了。我們的寓所，外觀雖然是高大的洋樓，里面却是簡陋

的：薄薄的分間板壁固然多縫多洞，而且比眠床架子高得有限，上面是四五間連通的，所以聲浪能够自由來往。

「你划船去麼？」他問我。

他是湖南人，却還同我談得來，有事情來招呼我已是常事。

爲喇叭聲所吸引，一聽了他這話。我馬上答應，也就趕班的起身。「把這個帶去做午餐的小菜，」他指着一隻躺在房門口的一隻烏毛雞這樣說。

「是湖南人，却還同我談得來，有事情來招呼我已是常事。」

「是有目的地的麼？」我問他。

「是的，就是那個島。」

好像是「戰爭中的威爾河」的

他舉手所指前面海中的黑點，



是我已經望過了好幾回的；聽說附近有着個溫泉，在海中，潮漲高時完全被水沒殺，潮退時才可以上去洗澡，有時遠遠可以望見在那口子上蒸騰着的熱氣。我曾經把這黑點當作就是那個溫泉看待過。

「那裏有着人家麼，帶着生雞去？」我又問。

「不，那是個荒島！我們帶着童子軍的傢具去。」

同行的另有一隊學生，雖然不過二十個人，有的背米袋，有的肩篷架，有的抬鍋子，在兩旁滿種着想思樹和合歡樹的路上走向海邊的時候，也頗有點浩浩蕩蕩之勢。

船身小，波浪大；我同村夫子並坐在船后梢，好像正在宕秋千，也像是在接連的乘升降機。

「這同西湖裏的划子可兩樣！」他于顛簸中覺得有趣的向我說。

生長在水村的我，雖然從小坐

慣小船；廿年來衣食于漂泊中，航海也是常事；由小船渡大海，這却是第一遭。聽了「荒島」的字樣以後，我就感到「探險」的趣味。船中固然滿載着糧食和用物，同行的青年們的腰間，有的挂着斧頭，有的懷着刺刀，也很有着探險隊的情形。我看得興奮起來！心頭一陣跳躍，就覺得飄飄然；于暗中私自得意，以為有此一行，春假已虛度；雖然泉州不會去成，也無負于日前的期望了。

黑點漸漸的放大，終于大半的島身，很明白的顯現在眼前。船由北面繞到西面去，爲着避脫下風。一迫近岸，波浪的勢頭照例要急促起來，顛簸得更緊張了。岸邊一帶，滿吐着白沫，好像這個島，爲着抗禦波浪的圍攻，已弄得精疲力竭，正在等候我們去安撫。

登岸以後，我首先注意考查

的，是可有什麼人會去經營過的痕跡。沙灘上面，零零落落的有着好些碎木片，斷柄掃帚和破木屐的一類東西。但這不足爲憑，一目了然，都是由潮水從別處滾過來的。只是這些已經被人們遺棄了的什物，不知道在廣大的海水中浮沉了多少時候，才到這孤零零的荒島上來停息；又不知道將要怎樣了結！

走了二十多步，我就看到了個約兩尺高的黃沙缸，擺在一個凹缺里。我知道，那裏面一定藏着一副人的骨骼。這樣的瓦器，在閩南有着特別的名稱，叫做「金甕」。一般閩南人的相信風水，比別處的人更認真，固然要把父母的遺體葬到認爲風水好的地方去，如果碰到了不幸的事情，以爲是風水變壞了的緣故，會得去把祖先的坟墓掘開，取出骨頭來，放進金甕里，再舉到認爲風水好的地方去藏放。這裏

着金甕，好像是被人認作風水好的地方了。但也難以斷言；照接引殿里的和尚說，峨嵋山上的三肖洞，

由他們發見的時候，裏面有着兩副人類的骨頭，是背挨背的坐着的。

杭州的紫來洞裏，也說有骨骼，都是早就有人到過的明證。以爲這黃砂缸，也許由于這樣的情形：曾經有個亡命的不幸者，有意或無意的漂流到孤島上，就在這裏餓死了。後來有人乘着船來到，見到了枯骨，不忍其永遠暴露，就掣得瓦器來收拾。

攀着草根，我爬上了頂點。舉目探望，最明顯的是北面的天馬山的姿態。西北的一帶，想系安溪的山脈，是「鉄觀音」的大本營；可惜茶葉已有失敗于日本的趨勢，如不再設法挽救，這樣高大的峯巒，將不足輕重了。東面的集美，閩南大陸的南端，就是我們寄寓的所

在，雖然望不大見，可是黃黃的砂灘，紅紅綠綠的屋頂和白白的磚牆，似乎都很清楚。

集美南面的末端是延平故壘，就是國姓寨的遺址。那對岸是高崎，再東是金門島，三點成着犄角，會爲鄭成功抗禦滿洲人的根據地。其間有菁蘆頭宮和獅球嶼的點綴，風景也很不錯。南望廈門和鼓浪嶼，隱約可辨，閩南的咽喉，福建的門戶，日本利用台灣人，正在那裏努力經營，本地人也正在太古公司拚命的惡鬪。

在天馬山麓一帶，雖然望不明白，我却很知道，高高的豎着許多的「槍樓」，幾乎沒有一個村莊裏沒有這稱準備守衛的建築，大的村子上有着四五個，這並非只是爲着防土匪，也是爲着村莊同村莊間的械鬪的。閩南雖然有着許多富有的華僑，如今大概避居廈門鼓浪嶼，

在本地，苦于多土匪；爲着生計所迫，挺而走險，本地人也是在苦于當土匪的罷！

看看天馬山，我記起來了已去遊過泉州的人告訴我的話，就是汽車盤旋在那高山上，時刻可以望見這山頂，是很好看的。這自然是個失望的感覺，但我也可以從回憶中找出聊以自慰的材料來：我曾經盤旋在天台山上不時的望過國清寺前的高塔，我又曾經盤旋在峨嵋山上望過大坪和觀音峯，都是高得從平地仰望要脫落帽子的，變爲猶如海底的石筍一般了。坐着汽車盤旋于山間，在重慶附近的浮圖關一帶，是最富趣味的了罷：上去的時候，先從橋洞下面鑽過，再在那橋樑上面行駛；下來的時候，先駛過橋樑，再鑽那橋樑洞。何況這樣在海上眺望，也着實可以！輪船在遠處冒烟，白帆在波間閃亮。水天一色

的海面，細看是分着許多部分的，幾處青光光，幾處綠瑩瑩，有的發黃，有的藍色，也有是于深色的清

水中雜着些黃泥樣子的，一盪一盪，好像是飄浮在空中的雲朵。山固然多巧妙的結構，但海來得更神祕。這海，雖然我早就不時地探望着，好像已經熟識。可是以前，不會覺着過這種情形；原來從窗口看海，正如「坐井觀天」！

回顧身旁，同行的青年們，把帶着的什物都已搬了上來；有的在張篷子，有的在斫去地上的根子，使得平適；淘米的淘米，切菜的切菜，關口斧和尖頭刀，各有各的用途。他們個個做得認真，忙得起勁；因為風大，把帽子上面的繫帶放下來了，爲着草長得高，把褲腳捲上了。這樣活躍的情形，在課堂裏是很少見到的。他們這樣，並非由于誰的命令，也不是因爲會在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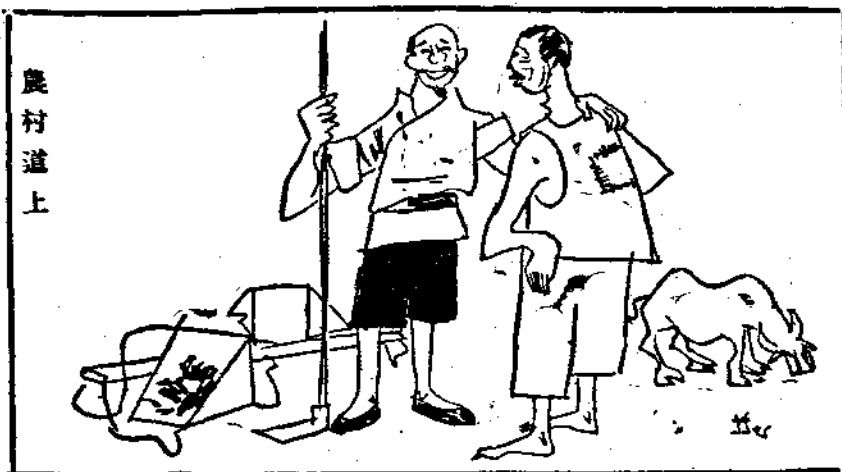
本書上讀到過，只是適應環境罷了。可見青年，受「自然」的教導，是最自然的了。

再向下面探望，在登岸的地方，載了我們來到的兩隻小船，首尾銜接的在一邊，飄飄宕宕，給了我「白毛浮綠水」的感覺。幾個石砲使得我喜歡，就沿來路回下去。休息在岸旁的船夫，手中緊捏着槳上的繩圈，知道這是船上最重要的一部；行在內河的小船可以只靠手划，在波浪緊張的海上，沒有槳楫上的繩圈就無從着力；捏着這個，不怕船被偷走了。在這種孤立的荒島上，要是失掉了可以載回去的船，那真不堪設想。

在兩個大石砲的中間，一條縫的深處，我又看到了兩個「金甕」。地位是向南的，雨霖不會打着，波浪也流不到。在放那瓦器的下面和前后，都有幾塊磚頭鋪着。這可以

斷言，一定是認爲風水好而來藏放的了。把父母的遺體安置到這樣岩洞一般的地方，確也是一法罷。但故意去掘開坟墓取出骨頭來，非有特別的信仰，誰會得這樣做呢？

海水飽飽的鼓起着波峯，波尖噴着浪花，前擁后擠的跑來，好像是一個個的舌頭，到岩石上面來接



農村道上

吻，結果是增添了一些白沫；同時發出聲音，碰碰作響，不過比鼓浪嶼觀海別墅旁的來得輕微。

站在一個圓頂的大石礮上探視，從一隻白鷗飛着的方位，我發見了一羣翻車魚的所在。這種動物，總是排着雙行整隊的來往，好像老是很快樂，接連翻着筋斗，亮亮的露出肚子來，激動水面，引得人們注視，耀武揚威的樣子。有人說這種實在是海豚；本地的漁人當作海龍王看待，不敢去捉拿，因之無從明白究竟。有着這種情形，海是更加神祕的了。

到我重行攀上了頂點，烏毛鷄已經「挂紅」。這孤立的荒島，藏放金甕以後，總算做了「鷄刑場」。以前怎麼想得到呢，這個眼睛生在兩旁的生物，要到這種的海中的山上來被殺？可是一般的「家禽」，從生到死，往往不會離過窠；既乏

登高山之緣，也无渡大海之機。那末這個烏衣者的生命史，與其一般的同類相比，也可以算是豐富點的了。但要這樣被處死，究竟爲着什麼呢？一言以蔽之了，因爲身上有着肉，是可以吃的！

爲着破鷄肚子，三個青年的手掌都染得通紅了；從他們得意的神情，好像這是很美麗的。村夫子一手握着勺，一手執着刀，手背上也濺着了鮮明的血點。他對於他的從者，和藹可親；關於燒菜煮飯，多方的指導，同時細磨細心的烹調，大有不做嚴父而做慈母之概。

柴不夠燒了，大家去檢乾草，不久就堆積起來了許多：一大包的花生米，不過三分鐘，顆粒无存了。諺曰，「人多好做活，人少好吃食；」信然。

從粗鬆的沙灘跨上小船，我們就離開了那荒島。波浪照前的起

伏，船也接連的顛簸。漸漸的增長了距離，那大饅頭一般的形狀，也就明顯起來。我望着這孤突在水中的影子，爲着半日的相聚，不无戀戀之念。村夫子仍然同我並坐在一排，我就問他，「這個島，有着名稱麼？」

「哦！」他回對，「叫做寶珠嶼；你看！圓圓的聳起在海中，不是像顆珠子麼？」

一經說穿，覺得很不錯。于是我想，「剛才的經過，是「在寶珠上」！」

廿四春如秋在滯美。

二卷一期

新小說

七月革新號

姆 姆

幸 爾
李旭丹畫

一

在陰森死寂的囚房內籠罩着牢獄的初春的早晨那淒寒的氣息。窗外的春雨，絲絲的飄着。

從蒼老朽舊的鐵窗縫裏，漏進沉淡灰白的光綫，像屍室似的這病監內，一片迷糊，一片隱約；只有濃黑的牢門對着鉄窗口，較清楚的看出大病剛好後的五三七番，瘦白得像有些發亮的冷涼的臉孔，無情的，默默的倚在這黑牢門上。雙手盤在胸前。茫然的目光，悵對着睡在床上，沒有輾動，只是响着低微的喘息和呻吟的二六一番。

再沒有其他的聲音，無盡的淒絕，真像在深夜裏。突破這死寂，只有黑牢門外的弄堂，不時响着幾聲雀鳴，啾，啾，啾，斷斷續續的。

忽然二六一番的喉嚨裏嚶嚶的作响，掙扎的要爬起來吐痰，五三七番是他較好的囚伴，急上去扶住他，同時擡着眉頭輕說：

「麻，該找姆姆仔細看看，醫官那天來都難說。」

「……是……」還沒有喘完氣便回答他。倒下去再低聲的；「姆姆今天可來？總要請姆姆好看一次，咳……不管毛病能好不能好，我想求姆姆設法調普×堂。」

「今天是星期四，姆姆準來的。姆姆無論如何是比醫官好多！」五三七番講得這樣溫和。

「姆姆怎麼還沒有來？」另外睡在床上的一個病囚，把頭透出被窩說。立刻又像忘了句話。再加上：「姆姆的心真好！」

「還可以向姆姆討點小菜呢？五百三十七，今天一定問姆姆要多點，咳，……」二六一番微弱的聲音。

大家很自然的心內都閃上溫柔的影子，和親可親的臉孔，感到一陣安暖。五三七番那陰鬱無

情的枯瘦臉孔上，繃痕消散了好些。

像絕滅的，荒涼的病監內，頓散佈着些熱的生的氣色。五三七番在開始作只能走三步的散步，顯出他是比剛才沒想起姆姆時來得安快。二六一番更是迫切的在問：

「姆姆快來了嗎？」病囚們，都在等着姆姆。

二

在牢門外却已經開始萌芽着一些綿綿的春意了。淒寒的春雨，在冷風裏飄着，落在漸茂的青草上面，也會顯出春的氣色。荒郊野道的小路上，混雜着水和泥沙，溼滑得令人們走路艱難。有四部黃包車，顛簸似的，在遠遠的地方慢慢地走來向着巍巍的監牢大門進發。車子和車輪發出磨擦的聲音，輕銳的响着：

「挨呀，挨呀……」

第一輪車子上面，坐着一個妙齡少女，次是青春少婦，容貌都是很秀美的。第三是個外國老太婆，後面是白臉兒的壯年男子，他們都穿着像醫院裏的看護和醫生穿的那樣雪白的長衣，只有

老太婆披着黑色的。四個像小啞吧的藥箱子，放在各人坐着的車子上。春雨不住的下着蕭蕭然的雨聲中，車子挨呀挨呀的前進。

在監門口停住了。沉靜得好像在深夜裏。黑的兩扇鐵板門，緊緊的幽閉着。雨珠在兩旁的樹葉上打滾。深長的沉寂中，只有這四位教士，和黃包車夫瑣碎的幾句說話聲。

男教士輕輕的敲門，聲音沉重鈍濁的，蓬蓬的响着，像有些怕人。鐵門板的中間裂開了。左扇門慢慢的在移動，露出一個戴黑帽穿黑衫黑袴腰間圍着條皮帶，背着一根長槍的看守。那懶懶而無神氣的臉容，睜開雙眼，目光死直的向前望，點點頭，哼了一聲：呵……

四個教士閃進牢門內去了，鐵板門又緊閉着。看守仍是靜靜的像疲倦的狗兒，背着槍，縮頸的站在門內。教士走進去，皮鞋着沙土地的聲音，點綴着這牢內淒寂無邊的氣氛。

這些傳教的教士，是外國人組設的。他們的足跡深入到中國的鄉村去也潛進到齷齪的牢獄內來傳教。經常的，每個星期壹和星期四，不憚勞

苦的，出現在悲慘，枯瘦，污穢，難聞的病因犯們的面前。

閃進了牢門，行上十多步，旁邊就有花草，淒絕中散着些風雅之慨，沒有人想到裏面的真情。在左側，靠着圍牆旁的一座黑白分明的矮房子，荒涼的躺着，黑門頂上，露出兩個大黑字：

「病監」

四個教士便朝着這兒走去。雪白的服裝，徐步翩翩而前；在囚人們看來，多麼和善呵！全和獄官獄卒不同。有幾列監房的鐵窗，是朝向外面的，窗口閃着囚人們那些蒼瘦枯白的臉孔，有些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心裏暗喊：

「媞媞來了！」

外病監站崗的看守把門開了，媞媞的影子就消失了。

三

病監內一聽到溫柔的婦人聲音，像活屍般死沉的囚人們，却分外靈敏起來。五三七番緊合住的嘴唇露出兩排灰黃的牙齒：

「媞媞來了——」語調顯出有些驚喜。

二六一番長喘了口氣，亦像表示接應他的話。前面的號子門在開，鏗聲瑤瑤的响，囚人們出來給媞媞看病了。

外役扶住二六一番，哎嗜哎嗜的呻吟上去，腳上的鏗聲响得很低緩。五三七番還很細細的用手按着牆走，不時回頭看看：

「麻，今天要求媞媞……」說了聽到媞媞

柔軟的聲音：「哦，苦煞！」便像中止了說話，急翻轉頭來向前望。

二六一番還沒有到媞媞的面前，那個青春少婦的媞媞看見他時已經縐着眉尖，和越顯着兩個欲笑不笑的笑渦，嘆息的說：

「哎，二百六十一，苦煞，病得……」微微

的笑了。

「媞媞！」二六一番是個三十來歲的中年人了，却有點變成小孩的樣子，像哭般哀叫。

少婦媞媞又忙着回過頭去，對着先來的病

囚：

「哦，媞媞替僕看，痛吧啦？」

兩條長棍子上已快坐下十多個病因。一張大



桌和一張小檯子上，擺齊了各樣各色的藥水，藥粉，藥膏，棉紗等等。獄裏的主任，看守，進來的都和姆姆點頭，非常客氣的。目光都自然的溜到兩個女姆姆的身上。

「姆姆你看，腫得……」二六一番慢慢在拉上他的袴筒。

但少婦姆姆剛在對另一個病囚說：

「儂啥毛病啦！那儂痛法啦？」急再念出：「哦，哦，等等，姆姆替儂看，罪過……」

「……罪過，來世要做好人……」少婦姆姆說得像是自己，肉受了刺痛的樣子，紅唇掀上。

輪到給二六一番看時，他已變成聽厭了姆姆

的柔語。老是那麼幾句念熟了的句子。不過姆姆的笑容對着他時，他的痛苦就又似稍減低了些兒。

「是，姆姆腳麻呀，夜裏連骨頭都痛得像針刺。肚子又脹，連牙齒也爛了，吃不下飯，姆姆……」

「哦，還沒好，痛煞……醫官

同儂看過吧啦？」少婦姆姆縐着柳葉似的眉尖問

「醫官沒來看過。」

「姆姆同儂仔細看，把多點藥把儂，罪過！」說了伸出一隻嫩白的手，自己的舌頭伸了

一伸：「舌頭看看。」對着二六一番的舌頭深繞了一下子眉又說：「阿有啥地方痛吧啦？」

「骨頭都痛煞！姆姆。」

另外却有兩個坐在旁邊的，病較輕的囚人，附耳低聲的在講着，偷偷用手指：

「看姆姆那舌頭，多騷……嘻嘻。姆姆不嫁人的……」

姆姆沒有給二六一番打脈，也沒有聽胸部，就給他在包藥粉，一面柔婉的說：

「儂曉得苦吧啦？罪過！姆姆同儂講，儂要好好，要做好人，要相信上帝，才有好處。……」

「是……」二六一番有些羞澀的說。吞吞吐吐的接上：「我沒做壞事……」

少婦姆姆聽了，看着他，笑笑的。拿了藥，點點頭：

「阿曉得苦啦？姆姆同儂講……」

「曉得，姆姆……」

「小菜可有吧啦？」

「哎，哎，……姆姆，把點小菜，把我，嘴裏苦死，飯吃不下。」

「儂一人兩份，姆姆可憐儂苦煞。曉得吧啦，阿要相信上帝，阿曉得苦……」

「謝謝姆姆，曉得，曉得……」

其他的姆姆都離不了輕柔的說着這類話。鐘聲不住的响着，病囚們來來去去的在給姆姆看病。

「苦阿曉得吧啦，阿要相信上帝。」

少婦姆姆微笑的看着又有些起喘的二六一番，拖着拖不大動的步伐回監房內去：

「下趟姆姆再同儂看，阿要規規矩矩……」

四

二六一番迷糊的，好像是在夢中醒過來。看着離床前不遠的鐵欄門，又覺得彷彿得很。定神的掙清迷亂沉重的腦海，睜着眼睛，連喘着深長的氣。——呵，普×堂是要比病監好些。鐵欄門還有縫可以看到外面去；房內雖是一樣的髒和

灰暗，但總較寬曠些兒。他絕望和鬱迫得只有待的：

「相信上帝吧啦？」

死的心，此刻寬放的多；酸軟麻木的手脚略略的伸動，好像也舒快了多少。活的慾望和生氣，在冷絕的氣氛裏，漸漸蒸發上來。

「哎……哎……哎……」淒微的喘息。

喘着痛苦而又像有些甜息的氣，腦海爬上姆

「相信上帝，好快上天堂。今世做惡受罪，

姆那溫柔的秀影。微覺得姆姆像是自己的家人。

能懺悔，相信上帝，上帝會饒恕你，……不相信

聽見五三七番在喚姆姆，和誰在說着自己的

上帝永墮地獄……」

番號，又有着姆姆的輕聲。急制止喘息和陣陣發

「哎……哎……」仍只是淒微的喘息。

昏痛的頭，睜開眼睛；但眼前的黑霧在幌着，自

「上帝的福音，忍受在世痛苦，死了好上天

己也有些糊塗。手脚像千斤重的東西緊壓着，要

好快上天堂……」

叫又叫不出。好像誰在摸着他的額頭。

「相信上帝，

那個少婦姆姆，走進灰暗髒臭的病監的號子

上帝的福音救你的靈魂上天

裏：

堂，超出苦海，地獄，……」像和尙念經似的，

「哦，那儂樣子？……」

低低的。

「姆姆，二百六十一番病重得……」

「相信上帝，上帝賜福給你……姆姆同你

姆姆只用眼睛仔細的看他一番，沒有動着嫩

「洗福」，洗掉罪惡，好清淨上天堂，去見上

手兒：「受罪，苦，苦……做惡阿能上天堂……」

帝……」

受罪，受罪……」輕輕的對着病人念。

灰暗的監房內的角落裏，有另外個囚人在用

姆姆從藥箱子內拿出個杯子盛了杯清水，手

手指着姆姆，——洗福便是姆姆要你快點死，免

指夾住一支花枝，站在病人的床前，像念經似

上帝的信徒。姆姆洗過福的，都是靠不住活了。

花枝滴着清水，在病人的頭上灑：

「姆姆替你洗去罪惡，好好上天堂，聽上帝的福音。罪過，可憐……要脫苦海了，姆姆替你洗福……」

「姆姆救我……」二六一番竟哀聲的哭了。
「要相信上帝，才會超生。姆姆同儕去講。」

「在世受罪，不如快點上天堂，姆姆替你洗福，好快點上天堂……在世上受罪，可憐……」

二六一番便因病重，准調普×堂醫病，醫好病再回監來。普×堂是教會設立的慈善機關。姆姆也經常去看病的。裏面特別設立可以關病囚的

「哎……哎……哎……」姆姆走了，死寂中猶淒咽着這低微的呻吟聲。

地方。和監獄內一樣的不能自由。腳鐐還是鎖在腳上。

姆姆在兩天後又來了，她本以為已經替上帝多收了一個超生的信徒了；但姆姆踏進號子門內，在灰暗中還未看清二六一番，他已經比前兩天不同些，會低叫：

二六一番第一天到普×堂來，雖然還是暈沉迷亂，但他所殘留的感覺，還印着姆姆那柔婉的音和容。固而很難說姆姆的心怎樣好；但姆姆是多麼溫柔而藹呵。

姆

「姆姆，……」

五

少婦姆姆有些驚駭起來：

過了二三天後，二六一番的病是更加沉重。

「儂那儂樣子啦？」

「姆姆……求姆姆想法求醫官，准我調普×堂！謝謝姆姆……」

還是那個少婦姆姆來給他看病。仍舊是只用眼睛看，沒有動手打脈等等。只像用心在念着她的說教。

「哦！罪過！儂好好的，阿要相信上帝。」

「多罪過，可憐！還不能……天堂……」

「相信，姆姆。……」

二六一番腳上的鐵鐐，差不多全不聽到淒咽

「上帝才會救儂……」

的輕響一聲。

在一個沉寂淒涼的午後，這鐵欄房內幾個病

囚都奄奄一息吧了，少婦姆姆輕腳蹣步的在巡視着這些病囚們。

只有低微的呻吟聲。姆姆出去了又立刻進來。鐵欄門內外寂然。姆姆張眼四望，徐徐行近二六一番的床前。

『阿要相信上帝……』念着，注視病人的臉孔。

忽然，姆姆從手攜的藥袋裏，拿出一小件棉

紗袋子，袋內好像是藏着藥棉。回過黑油油的頭一看，急速再轉回來，看準着他的臉孔，把手上的棉紗袋子往二六一番的鼻口一套。但是姆姆的手起來，二六一番的頭有些抖動，像要掙扎。突然，他的頭像蚯蚓轉動般急劇翻了兩下，姆姆的手才遲疑的想再按下去。二六一番的右手，却已向上抓了個空後，第二下子即抓着那件小棉紗袋子，把牠摔掉了。鼻口喘了股長氣：

『哎——』手蓬的垂落在身旁。

這少婦姆姆吃了一驚，急把袋子拾了塞在大藥袋裏，蹣着腳，輕輕走出去，有些倉惶的樣

子。原來二六一番在昏迷不清的垂斃中，還遺留

着一縷殘神。因為週身太麻木和疲倦，所以不能

睜開眼睛來。給藥棉紗袋的藥氣刺襲悶迫着，以前一個舊的印象還糊塗的沉在下意識裏，便不覺像受了刺醒，本能的糊亂把手抓着。但這時他的

氣力和醒覺，只有這麼一閃的光輝，旋即消逝，所以抓去那藥袋子後，悶迫的藥氣散去，他就

仍是像無知覺的人一樣，昏迷不醒。

這鐵欄門的病房內，還是侵透着淒寒的冷意，春的溫醇，吹不進這兒來。二六一番連連昏沉不醒了好幾天。但這在病不死的險期過後，他的呻吟聲更高些了。他迷糊不清的心腦會暗自湧上——大約還沒有死去，以為一定死去呵！他又會感到些哀痛悲慘了。

但終還是彷彿，而且渾身酸痛得更厲害。在昏沉不醒的重病中的事情，他更沒心緒去想，和想不起來。那個少婦姆姆沒有來給他看重病了。

換了另外一個和她差不多的風姿的中年姆姆，黑油的頭髮，雪白的衣裳，溫柔的聲音，紅脣，白

瓜臉兒。他這時已能較清楚的覺出姆姆在門口進來了，急張開眼睛：

「姆姆……」

但現在他的面前的，却是另外一個姆姆。他的腦子好像突上一個彷彿而殘舊的記憶的影子。使他微吃了一驚。可是定眼細看，心神較定些，他便以為是自己病中的神經有點錯亂。

大約是他原來的體質很強，雖然沉病兩個多月了，還抵抗得住而沒有死去，日漸痊愈起來，他稍稍清醒過來，才更味出久病中的悲慘，開始會禁不住滴了幾滴清淚，人生是這種殘酷！他覺得真像做了幾年的惡夢。

以前常來給他看病的那位姆姆為什麼不來了呢？他有時總會這樣的閒想着。他也似乎懷念着那位和藹溫柔可親的姆姆。當他想到那姆姆時，他就特別要追想起他重病中的情形，從在病監內直到普×堂來。

「哎……哎……」自己低微難堪的呻吟。

「阿要相信上帝……」姆姆念經似的反復說着這些，念得他更昏糊了，他想睜開眼皮來透透

死悶，但沒有這種氣力。

忽然，他追想起了：一種濃厚的藥味刺激得他的頭要全昏麻而失去知覺，鼻孔又好像有什麼東西悶住。只一刻就又沒有了。他還記得鼻口的悶塞沒有後，用力喘一股長氣。

「哦——」他的手震驚的抬起，口呆眼瞪的，尖銳的，在喉嚨裏高喊了一聲。

立刻，一幕舊的記憶，清楚的重映現在他的腦海。

「哎噴，罪過！上帝才救儂……」姆姆的聲音在隔壁號子內響着，是在給囚人看病。

立刻，剛從普×堂調回來二六一番的號子內的三十七番，他那焦黑疲枯得怕人的臉孔現出驚怪的神色，輕低而尖銳的叫：

「喂，喂！」

大家的目光都一齊集向他的聲音。他望望門洞口後，悉索的坐到床上的角落裏，五個囚人圍攏上去。

「真是天曉得！你們再也夢想不到姆姆的祕密。乖乖！」



「在普×堂，媽的……我親眼看見，信不信 看見姆姆站在左邊一個病人的床前，口裏念着阿
沒法，連我自己都有些懷疑阿，……有一天我 要相信上帝。手拿一個杯子，和夾着支花枝，用
像快要斷氣了，姆姆老念着那些上帝天堂，念得 花枝浸在水裏，拿起來向病人的額上灑，我這老
我頭昏痛得更難耐。我便極力把眼張開來，恰好 門檻立刻猛想起人家告訴我的話，裝做睡了去，

再偷偷的看，姆姆張眼望了四週，拿出一件小巧的紗袋子，套在那人的鼻口，再說些好好上天堂的話，拿回紗袋子就走了。天曉得，那人當夜就死去了。姆姆好心，送他，超度他上天堂。乖，她要人忍住今生痛苦，就能上天堂去快樂。乖，這種快樂我不敢當，吃不消……乖乖……」

這還是在一年前的事情，二六一番聽了雖然十分驚訝，但他却不大相信，更沒有把牠放在心裏。覺得這是很不合理的事情，大約不會有的吧。

他這時極力的追憶到了，他渾身發抖，一陣冷顫，說不出話來。雙手緊抱住自己的胸膛——差點就上了天堂呵！姆姆那溫柔的影子刺着他的心。定睛望着天花板。呆了許久，淚淒然地流着。他這才細細意味到姆姆，一切的言語和行動，姆姆不憚勞苦的到這地獄似的世界來給囚人治病，原是有她們的特殊任務的啦，那是看病呢？

鐵欄門恰好正正朝對着他，立在門檻上的那位姆姆，比往時更清楚而醒目的現在他的面前，他完全呆住了。那位姆姆向左邊緩步走去，側影更給他一個證明，攔在喉嚨裏的話迸發出來了：「天呵！這便是老陳的姘婦呀！五年前的事情！」

他悲酸哀喜的喘着氣。莫怪初次看見這姆姆時，有些覺得熟識呢！

黑髮，紅臉，雪白的衫兒，秀雅的風姿，全在他的腦海內急劇的變化。姆姆不嫁人的呵？黑的骷髏，雪白的影兒。……

「罪過，阿要相信上帝，上帝才會救儂。」這位姆姆又在向病人說，話是和以前那姆姆一樣。二六一番的手緊緊地抱着頭。

六

過了一個多月後，二六一番的病好了大半，又把他調回監內去。

車剛到門口，他被鍊銬着的手足，正掙着要下車。就看見前面四部黃包車徐徐而來。車上坐着四個教士。為首的是以前常給他看病的少婦姆聲音了。他的胸部緊張的顫動着。

姆，在微風飄忽中，顯得格外秀麗。二六一番的心淒碎得難耐。下車面對着高巖死躺着的黑牢門，脚酸得人快倒下去。回過頭去，恰好姆姆的車子剛到，姆姆現出那兩個笑渦：

「儂毛病好啦？」

姆姆的足跡，仍舊是深遍牢監內。他們都一齊進去了。牢門深閉，連鳥聲也聽不見，牢門旁邊的樹木和死躺着的牢門一樣的站着不動。

牢門內外，一片死寂荒涼，像絕滅的地方。

——完——

(續自十三頁)

但是不久以後，她微笑了。

「看，」她的母親說，再也不能用手帕遮住她的眼淚，「他爲你帶來了那許多白檸檬——」

「呵，好極了！」辛娜興奮地叫了起來，她把一個手臂圍在她的懷間，另一隻手儘量地把白檸檬堆到懷裏。

「不！不！不要拿到那裏去！」她的母親熱切的抗議。

但是辛娜聳了聳她的肩，跑到餐室裏大聲嚷着：「西西里亞的白檸檬！西西里亞的白檸檬！」

——完——

幽默小話

●暗示

妻：「我的手很髒，洗乾淨好嗎？」

夫：「好呀。」

妻：「手洗乾淨了，沒有戒指，不是很難看嗎？」

●避難

男人(狼狽地跑到巡捕面前)：「剛才我用火筷子打了老婆，請你把我帶到局裏去吧。」

巡捕(吃驚)：「那麼，你把老婆打死不成？」

男人：「不。因爲他沒有死，所以我才逃到這裏來。」

●豫防

我有一個朋友，同你一摸一樣。長短差不多，面孔也相像，衣服也完全相同，兩個人走到一塊兒，我簡直分不出誰是誰來。

別忙！前天我借給你的錢，你該不至於錯還給他吧。

●試驗

醫生(把藥方給病人)：「要是這藥吃了見效，請你一定告訴我。」

病人：「爲什麼？」

醫生：「老實說，我也有那個毛病呢。」

●慎重

在旅館裏——
女客：「進來的時候，你一定要敲敲門。不然的話，你跑進來，人家正在換衣服，成什麼呢？」

茶房：「太太，不用敲門，我總是先在鑰匙眼裏看好了才進來的。」

閒

話

叢

△從無線電播音說起▽

中國雖說是事事落後，但京滬平粵各大都會，物質文明也還應有盡有。譬如說，無線電在這些地方不是很盛行嗎？甚至僻遠的小都會也借光享受了這種物質的福。這當然不是任何人都可享受的，可是在大都會裏，在熱鬧的馬路跑一跑，就可以聽到店頭放送的「毛毛雨」或「啼笑姻緣」。

毛毛雨，啼笑姻緣，雙珠鳳，這一類的東西代表了上海的無線電文化。雙珠鳳一類的彈詞，毛毛雨一類的流行歌曲，啼笑姻緣及其他朽舊的小說和文明戲在播音台上有絕對支配的勢力，這不能不算從事新文藝的人們的一種恥辱吧。從事新文藝的人也並不是不愛好無線電，可是他們所要聽的是幾家外國電台所放的西洋音樂的唱片；一般民

衆所愛好的節目，他們是不屑過問的。這可以說是潔癖，也可以說是高踏，也可以說是歐化。然而……

然而，音樂界最近似乎有人注意到這裏了。借着電影的力量，大路歌，漁光曲等新的歌曲起來和毛毛雨之類的靡靡之音對抗而漸得優勢了。只有小說和戲劇方面新的勢力和新機械的無線電依然是風牛馬不相及。

新文學要在播音中佔一席之地真不是容易事哩。單調的題材，幼稚的技巧，半古典半歐代的辭句，都不是大眾所能夠接受的。儘管唱大眾落後的高調，眼睜睜地讓嶄新的文明利器給沒落的封建藝術利用嗎？彈詞，文明戲和禮拜六派的小說在電線中橫行，誰說不是新文藝的恥辱！

這裏，我們又要痛感到新文學

的要通俗化了。當然不是要我們自己去去做彈詞，去學禮拜六，去演文明戲，絕對不是這樣；但至少，題材能引起大眾的興味，技術能得到大眾的理解，總是新文學家應該做到的事。

不用說，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但作家拋棄高踏的態度，向這方面努力，該是目前的急務了。

——華尙文——

△言語的貧困▽

新文學通俗化的第一步，先要使所用的文字和一般人口頭所說的話相同。在目前的中國，這就很困難了。中國現在還沒有統一的言語。國語，官話，普通話都只能在少數人間通用。而且標準既不確定，語彙又非常貧乏；白話文不能不歐化，不能不引用古語，大半也是還個原故。於是乎，有人提出了大眾語。理論是很正確的。但，中國目前的大眾，是各人用着各人地方的方言。徹底的大眾語當然要歸結到

方言的；可是一提到方言又是千難萬難了。

用方言寫成的文章只要那地方的大眾都懂就對了，這句話，我們姑且承認了，但，這些方言本身都有很大的困難。第一是語法簡單，第二是語彙貧乏，第三是符號不完全。第三個的困難就算用羅馬化或拉丁化可以解決，然而前兩個問題還是很大的難關。用上海話，或其他的土語所寫作所翻譯的東西，我們都看見過，這些東西都不能給人一個解決而使人更加感到困難。

中國各地的生活還沒脫離簡單的封建社會生活。表現這種簡單生活的言語，要用來表現目前正在進展的生活形態和思想，實在太不夠。若是採取外來的語法和辭彙來補充，必然又有歐化的危險。並且，加了外味的土話文章，大眾不見得能懂。

折衷辦法是用比較普遍一點的普通話。可是這困難問題依然存在

着。普通話的發音，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標準，這且不去管它；語彙的貧乏，語法的不完全仍是很大的困難。因為它的歷史比各地土話淺得多，這種缺點也就更大。語彙尤其貧乏厲害。單說名詞，就非常不夠，更不用談動詞形容詞了。在對面說話的時節，因為手勢的幫助和前後語氣的關係，比較容易彌補這種缺憾，但是，因為語彙的不充分，或者因為言語含義的小小的差異，常引起可笑的誤解。何況提起筆來，用言語的符號來寫。那困難就更加幾倍了。

要使新文學能够通俗化，先要作家能够征服言語貧困的這一個難關。

樂游

△手頭字以前的一步工作▽
提倡手頭字是很好的，提倡簡字也是很好的；提倡羅馬字提倡拉丁化更是大好而特好的。一言以蔽之，為民衆來征服方塊字是目前絕對緊要的工作。

但在目前還有更緊要的一個工作，大家好像忽視了：就是限制用字。

不管願意不願意，方塊字還是我們今日必要不可缺的唯一語言符號。我們既然不能馬上廢棄這果實的工具，至少要使它適應我們目前的生活需要。和現在生活無關，只使人發「懷古幽情」的字，僅能供少數名士在書齋玩賞的字，這一切和實生活無關的言語符號，我們先得決然地放棄了。

在日本，十多年以前就實行限制漢字了。不能說日本不是漢字的祖國所以容易辦到。其實日本做到這一步的成功。也經過相當的苦鬥哩！

固然，我們現在有人提倡拉丁化，這算是更進一步的方法；但，目前拉丁化還不能普遍實現，方塊字的限制確是緊不可緩的工作。

當然，限制是須經過一番整理的。這應該是專門家的事。如今語言協會成立了，我希望首先從這件做起。

至於白話文所用的字也很凌亂很重複。讀者誰都會感覺到，也不用舉例。這該是更緊切需要整理限制的吧。

桃色帕

玉京女士
綠衣作畫

一個醉人的春夜，她跟着幾個朋友，走進了那塊唯一的跳舞場。那裏是大官巨紳蒞止之所；貴族的空氣，佈滿了四週，橙色的燈光，映着莊嚴的黑色禮服和鮮豔的舞衣；美酒的香，混合着香水的氤氳氣味；鏗鏘而悠揚的音樂，夾着歡笑的語聲，湊成一部青春的交響曲。

她把大衣脫了，顧盼自如地坐下來，拿出一隻精美的小粉盒，對着鏡子照照。她那櫻桃般的朱唇，玫瑰般的雙頰，黑寶石般的眼睛，烏雲般的頭髮，襯着黑色的耳墜，玄色的長裳，十足地一個矜矜而華貴的時代典型。和她同來的一個女友和兩個男友，都是裝束入時，舉止豪闊的布爾喬亞人物，精嫻的舞術，流利的姿態，都足以引起人們注目的。

當她休息的時候，她托着香腮，流目四盼，突然見到左邊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風流倜儻的軍人，和他同坐的，也是一個穿軍裝的男子，啊！原來那就是她一向企慕的X將軍，他新從國外回來，坐鎮X埠。素

以醇酒美人自娛的英雄，他不能絕跡於沉醉的享樂，這個僅有的口口舞場，便常常會有他的大駕光臨。

她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她記起從前那廣業中一霎時的靚面，她更追憶着那已經失去的良機——可以和他接近的良機——她把朋友們的談笑，都聽不進耳內了，她籌思着怎樣纔可以抓住實現。「大膽一點罷！懦怯是不會令到你的希望實現的。」誘人的魔鬼，在她耳邊勸告。她凝望着左邊的將軍，咬着薄薄的嘴唇，臉上浮起一種得意的笑。

華爾士的音樂開始奏着，拿着大號筒的樂師曼曼地唱出撩人的流行情歌，廣場中如雲的伴侶，都在這柔美的聲中沉醉着。

「崔小姐，多麼好的音樂，我們跳一回罷」。她的朋友王站了起來。

她點點頭。黑色的綽約倩影，像迴風般舞着。

「跳過那邊去」。她向將軍的座位那邊望着，像命令般叫他。



她走到×將軍跟前，向他迴眸凝視着，她故意把
套在銀鑲上的桃色手帕掉落在將軍的足旁，接着又風

一般地移了方向。但是王一點都不會知覺，祇有她心
裏頓時起了莫名的情緒：「最失望的是他遣人把帕子
送回來；最好的是他

親自給還我」。她這
樣想。

但是，她的猜度
一樣都不中，等她回
到座位以後，將軍一
點表示都沒有，祇是
那桃色帕却不見了。
她覺得這真是可愁悶
的事，她將怎樣去對
付他呢？她實在不知
應該怎樣去繼續她的
進取。停了一回，她
叫了一個僕歐過來：
「你去問問那坐
在左邊第三張桌子的
軍裝先生，你說我掉
了一條桃色的手帕，
我的朋友告訴我，說



他看見有一條帕子掉在他的脚旁，問他可曾見到？」

僕歐走過去之後，她用渴望的眼光凝望着他，柔媚的巧笑，流露着她蘊蓄了將近十年的熱情，像火一般，要令到對方燒得燻化，即使他是鑽石。他雖然是遇着過不少女性，但他也不能逃過她這多情的凝視啊。

僕歐走了回來，他低聲告訴她：

「那就是口司令。他說沒有見着您的帕子，不知

是什麼人檢去的。」

她心裏有點憤怒，在失望之中，又夾着多少羞愧。

「王，送我回去罷，我覺得有點頭痛。」她這樣說。

「玩得好好的，怎麼頭痛起來？」他替她把大衣披上。她在前邊走着，王拿着取衣帽的號牌，走進衣帽間去穿外衣。

一個僕歐慌忙地追出來，遞了一張小紙條給她：

「小姐，這是司令叫我送給你的。」他說。

她接紙條，露出微晒的神氣，連看都不看，收進手裏裏面去。

王把她送回家，看她進了門，道聲晚安，便走了。

她走進了臥室，嬌慵地向床上躺下，把床頭那豔紅的紗燈開了，拿出小紙條兒，就燈光下細看，祇見牠上面寫着兩行小字：

「美麗的小姐：你的手帕，果然被我拾着了。你如果想要回牠，請在明天下午五點

鐘到口街口口號的樓上來取罷！」

她的心臟立刻跳蕩起來，好像飲了劇烈的酒一般；她重新坐起來，對着那長長的梳粧鏡子，掠髮微笑，她在那小紙條上印了許多猩紅的吻痕。

第二天的下午，她見到了她一向傾慕的將軍，而且更和他談了許多話。

她初進門時，膽怯得很，但對於愛，每個人的膽都會變得很壯的；她見到他那和藹的笑容，自然地她她表示出她是怎樣地傾慕。

「請坐罷，把大衣脫了好麼？」他伸手等着她。她凝望着他，微笑地搖搖頭，在那長沙發上坐下。

「你貴姓？你認得我不？」他問。

「我姓崔。你不認得我，但我却認得你，而且從小就認得你。」她說話時，低頭弄着手裏的手套，但眼睛仍望着他。

「怎麼？從小就認得我。」

「不是很小，已經十四歲了。那時大約你剛剛留學回國。有一次，我的一個同學結婚，嫁給一位隊長，他們還請了你來證婚；我在他們行禮時，曾親見你一面，那種印像，常常存在，一直到如今。」

「真的麼？那是我辜負你了，使你白白地認識了

我，我却不會盡一點做朋友應盡的事。」

「我祇想你知道，我不敢求你和我做朋友。本來，我從前有些機會，是可以和你接近的，那時你不是常常到我的族戚崔公館那裏去跳舞麼？但是我不敢去。後來我總覺得這是一件憾事，祇有自己悔怨而已，這是將近十年的事了。現在我能當你的面說給你聽，已經算超過了我的希望了，我不敢再希冀着做你的朋友。」

「我這個人，算得什麼呢？難得你太看高我了：像你這樣的美人，我都失之交臂，這纔冤枉！總算是我不够運氣，不會早點認識你。不要再說客氣話了，不知不罪，我們做個好朋友罷。」他說着走過來坐在她身旁。

她低頭一笑，再抬起眼來望着他，銷魂蝕魄的兩汪秋水，使他神迷意亂。

「你爲什麼一直望着我？」他接近些，柔聲地問。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喜歡極了。」她突然用手捧着他的臉；「原來這就是將軍，將軍會坐在我的跟前！我平常逢到雜誌上有你的像片，都要細看一

香的，但你的真人比畫面上更好看。」

他忍不住伸手去擁抱她，但她把他輕輕推開，躲到椅角邊坐著。

「你該把手帕還給我了。」她說著，同時用手劃在頰上羞他：「多麼羞啊！堂堂的將軍，拾女人的帕子。」

他捉住她的雙手，用手撲著她：

「你真要取回手帕麼？」

「你肯給我，我就要，不然，不要也可以。」

「給還是給還的，但有一個報酬的條件。」

「什麼報酬？看看我辦得到不。」

「你一定辦得到的，祇要我和你接一次吻。」

「那個我死也辦不到。」她背轉身子，把臉朝着窗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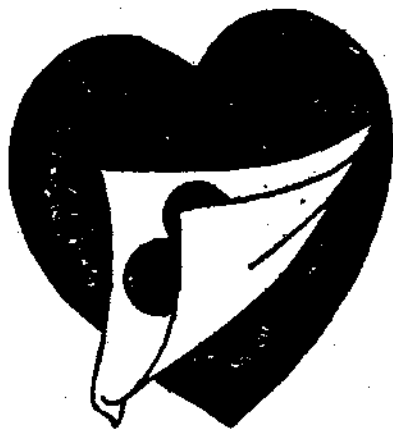
這真使他驚疑了。她既然說對自己已有過將近十年的留意，那麼當然不吝這一吻了；即使她今天不願意地順從了自己，也決不致死也辦不到啊。他覺得她太突兀了些，頓時不知說什麼好。

她回過頭來，見到他那種樣子，不禁笑了起來，她把頭枕在他的肩上，在他耳邊說：

「我所需要的，不是一次的吻，而是無數次

的。」

X X X X



在她回來的時候，她取回了昨夜失去的桃色帕，更由那桃色帕把將軍的心包了回來。

幽默小話

●機變

農夫：「喂，小傢伙，你爬在我的桃樹上做什麼？」
小孩（吃了一驚）：「我我我是剛從飛機上跌下來的。」

●應用

店員：「諸位，買吧，兩塊錢一只，這樣好的眼鏡只要兩塊錢，簡直同白送一樣。大家不要客氣，隨便那一位來戴戴看。戴上這眼鏡的時候，什麼東西，看去都會加倍的。」

一個鄉下人把眼鏡戴上，從荷包裏拿出一塊錢，交給店員，便昂然去了。

店員：「喂先生，不要開玩笑，這不是一塊錢嗎？東西要買兩塊錢哩。」

鄉下人：「戴上這眼鏡的時候，東西都會加倍，一塊錢不是變成兩塊錢嗎？」

古城邊的汽笛聲

閻 重 樓

很多天以前，就傳說着火車快要通到西城了。

火車（？）這在閉塞得就連圖畫上的火車都沒有機會見過的大部分鄉民的心上，還是一個謎，所以現在聽見了這種消息，大家都當作一個絕好地談話的資料；同時各人也都希望着能够早一天和這奇異的東西晤面。

有些年少力強的，便加入築路的隊伍中去，雖然工作的報酬很菲薄，然而爲了一種好奇心，和一種無名的興奮——好像是對於自己本身有關係的興奮所指使，便不辭勞瘁——比較種田更甚的勞瘁——去掘石子，挖泥土，……幹着這種種種累重的工作。

這些給風日炙曬得漆黑可是肌肉特別發達的手臂，漸漸地把路工完成了；車路上墊起石子，石子上鋪上枕木，枕木上加上鐵軌，最後鐵軌上的鋼釘也釘好了；祇須經過壓道的手緒，便可以正式通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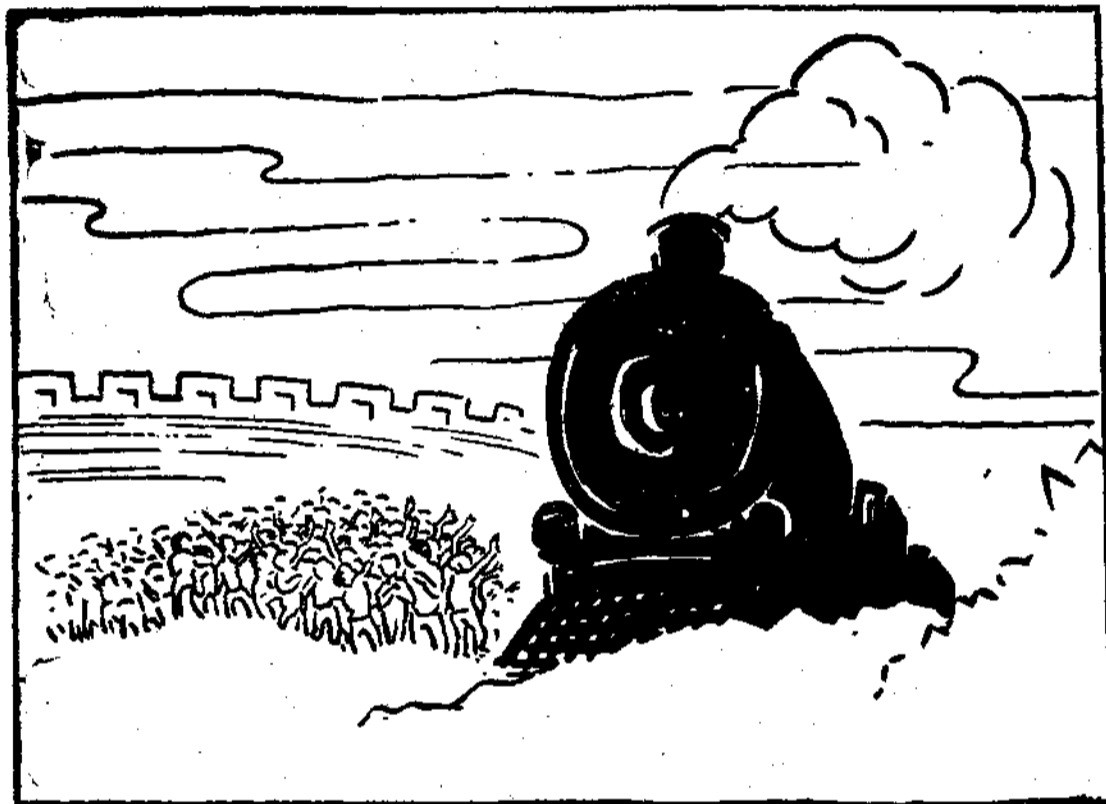
通車的一天，西城安定門外的車站上，（其實票房都還沒有建造，這不過是臨時劃定的車站而已。）真是人山人海，據說自從西城丙寅兵災八月解圍以來，地方上還沒有過像這次令人歡喜的重大的事件；雖然當局宣佈通車是在那天的中午，然而黎明時候車站上就擠滿了人，這些人有的是外縣的居民，有的是近郊的農民，有的是城內的商人，……他們有些是徒步而

來，有些是乘牛車而來，有些是坐驢車而來，……他們的情形雖然很複雜，但是爲了專來見識這奇異的東西，——火車——這目的則是相同的。

許多小販都預算好這時候定然能够做一筆投機生意，尤其是賣食物的，他們把擔子攤子都遷移到車站上來，於是西城安定門外驟然成了一個臨時的市集；在日出的時候：叫賣聲，談話聲，呼喚聲，牛鳴聲，馬嘶聲，……簡直打成了一片。

「爸……怎麼還不見火車來呢？」一個叫他父親把他架上肩頭上的孩子問。

「不要性急，等一刻就要來



了。」也許比他的孩子更要性急那個男子答。

又一個人說。

「火車來的時候先要敲鐘吧？」

「火車是用驢曳呢？還是用馬

人叢中一個人說，

曳呢？」一個鄉氣十足地中年小脚

婦人問。

「用驢

馬曳的車有甚麼希罕！我們要趕來看火車，就

時間在期待中像是特別挨得慢，而天氣却刻刻地冷了下來，凜烈的寒風從許多破棉襖的縫隙中吹進去，身體便索地抖顫，同時肚皮裏的饑腸也轉轉地響着。

是要看它不用畜生拉，怎麼會自己跑？」說這話的人態度

一部分住在城邊的人，等候得不耐煩，便跑回家去吃中飯，但是後來的人却繼續增加，車站上的萬頭攢動，喧囂的聲音也更大了。

很有點矜持，因為他的話句中能夠帶着研究的語氣。

紛擾到中午的時候，忽然一陣鐘聲從薄板搭成的票房——臨時的票房——裏傳出來，警察也在車軌旁用棍子驅逐着閒人，這一次大家都曉得火車真的快要來了。

還有幾

可是人們把脖子拉長，向郊原的東方望去，地面上除過輪着像長

蛇的蜿蜒地鐵軌外，却再看不出別的一些動靜；於是有些人便歇司的里地躡着腳，漲紅着臉喊道：

「火車呢？火車呢？說是來了

怎麼還不見來呢！」

「火車大約是出了險吧！」

「也許是火車看見這裏的人多，恐怕要傷牠的生命，所以嚇得不敢來了！」

又是這樣咀咒憤怨地喧嚷了一陣。

「嗚嗚嗚嗚……」遠處突然傳來一種奇異的叫聲，（可憐的西城，就連一家工廠都沒有，難怪他們聽見汽笛聲要認爲奇怪罷！）這叫聲拉長着使得車站上的人都聳起耳朵，接着又看見濃烟像人吃烟捲似的一口一口的從遠處的地面上吐出來，跟在叫聲濃烟後面的已經在千萬睜大了的眼珠子裏面看出是個「龐然大物」。

這「龐然大物」很快地駛到車站上，它的脚步便漸漸地緩慢，最後

完全停止不動了，它洩了水蒸氣，而車站上的人們也都透了一口氣。

現在各人心中的疑問是有了解

答了，火車蹲在各人的面前，雖然這是一個老式的車頭，拉拖着幾輛破舊的貨車，然而在這些就連圖畫上的火車都沒有見過的人們的心上，已竟覺得非常地驚喜；他們奔走觀察着，凍僵了的足趾也像是轉爲和暖。

「這東西真走得快呵，剛聽見叫聲，馬上就跑到眼前了！」一個白鬚的老年人噲噲地說。

「聽說一點鐘能跑五十里路呢。」又一個老年人說。

「五十里還不算快，聽說特別加快的每點鐘能跑七八十里路，一點也不費力呢。」又一個人指手畫脚地說。

「怎麼說這是個車呢？能够叫，能够跑，頭上又有角，這是個獨角獸呵。」一個農婦總不相信這是車，她反駁着別人的話；她帶來的小孩子却趁她不注意的時候，跑

過去在車身上摸了一下，又高興地跳回來，屁股上便給他母親重重地打了幾下，罵道：

「小鬼，你不怕牠把你吃到肚皮裏嗎！」

孩子挨了打，便大聲地哭出來。

「不要哭，不要哭，今天是喜慶的日子呀！」旁邊一個穿着比較整齊的商人，拿着手裏的旱烟管，指着那個哭的孩子說。

「這够得上說「喜慶」嗎！別人國裏的火車已經織成羅網，已經做成「流線」，已經飛行在天空中了，而我們這裏六十歲的老人才是第一次看見了它呢！」幾個智識份子却是這樣地想着。

X X X X

火車通到西城，現然是遲緩地，破舊地，然而它那每天嘹亮的汽笛聲，總算給這些古城中的人們，——在睡夢中的古城中的人們——帶來一種新鮮的刺激了。

三，五，一九三五于滬

犧羊

(續)

柯靈
萬籟鳴畫

四

一星期以後，藝林公司收到了一封尙璇的請假信。信上說，因為神經衰弱，遵照醫生的囑咐，預備到外埠作一次長途旅行；大概一個月後就可以回來銷

假。

尙璇離開上海的這一天上午，靜如剛從北火車站送了行回來，全身都被一種陰鬱的情緒包圍着。她木然地坐在黃包車上，路上喧囂的街景都被拋出了她的感覺以外；那兩隻迅速地轉動着的車輪，却像老是在她心上碾着一樣。

關於尙璇的懷孕，經過馮劍飛幾次開誠的解說，反反覆覆地，從社會環境的不允許說到對於尙璇個人的事業的利害，說到他自己不得已的苦心，每一次都幾乎說得聲淚俱下，靜如和陳情再從旁勸導了幾回，現在是終於落入了尙璇先前所預想的結局：那混和着她自己的血肉和愛情的生命，要由她來親手毀滅了。對於未來的生活，尙璇是有



着更大的野心的，她自然不能够在這專情上過分的固執；她懂得這社會的冷酷和殘忍。這一條墮胎的路，就像是運命替她安排定了的無法迴避。而且爲了遮掩旁人的耳目，她不能不立刻借着「養病」這名義，悄悄地跑到杭州去。

站在車站的月台上，尙璇的面孔沮喪得沒有半點神采；眼睛望着遠遠地伸出去的鐵軌，像在那裏做夢。伴她到杭州去找醫院的劍飛站在一邊，很安靜，一種解決了重大的難題以後的舒泰輕鬆，在這男子的神態中不自覺地流露着。靜如癡癡地望着尙璇的側影，禁不住起了一陣同情的淒楚，她覺得尙璇可憐。

「璇，」她小聲地叫道：「你大概什麼時候回上海呢？」

尙璇的沈思被打斷了，回過頭來，一時却說不出什麼。過了好一會，她這樣失神地回答：

「一個月吧？……也許可以快一點，要是身體能够早點恢復的話。獨自個住在醫院裏，孤單單的，想起來真不願意！」

說了就被此沉默起來。

將要開車的時候，尙璇緊緊地握着她的手，那隻手在激動地顫抖着。

「靜，不知爲什麼，我今天老覺得心上有點寒刺刺似的，不知道這一次會不會有什麼意外？墮胎是生命的冒險，我有點怕！」開車的信號響鐘似的撞着，她彷彿心頭一震，嘆息了一下：「唉，往後點想，真的死了也就隨它吧。這險峻的人生道路，我跑得够疲倦了。」

這些傷感的話句，現在又在靜如的耳邊響着了。她覺得很難過，她想不到野貓似的倔強的尙璇，一時間會被折磨得這樣頹唐。



靜如的胸口被壓得緊緊的，她想哭；要不是她如今坐在黃包車上，她準得流下眼淚來了。她盡力壓制自己的情感，開始用眼睛去瀏覽街上的風景。街上是熱鬧的，輕風翻動着商店門前那些紅紅綠綠的廉價布帘，每一輛電車上都擠滿了乘客，響着繁雜的鈴聲過去；各式各樣的行人，像受了催眠那樣，臉上各載着一點精神的重負，在那裏挨擠擠地走着，走着。各種聲音混合在一起，嘈雜瑣碎得令人心煩；然而你摒息絕慮地看去，似乎又寂靜得沒有半點聲息，那幢幢來往的人影，就像無聲映畫上沒有血肉的人物一般……

不自覺地嘆了一口氣。靜如對於人生的一種固有的信念，一時間忽然動搖起來，變成了許多疑問符號，蝌蚪般的在她腦海中翻泳。她想：那些營營役役的人類，天天忙着，活着，究竟爲的甚麼？人生的意義又是怎樣？千千萬萬貧苦的人，好像生來祇爲穿衣吃飯，可是他們勞碌一世，幾會得了溫飽？終年度着牛馬似的生活，流血流汗，無形中却祇爲富人的享受在那裏辛苦。許多人孜孜於個人地位事業的進取，可是即使成功了，這對於人類社會又有什麼裨益？

例如尙廉，例如她自己，說是爲了對於藝術的信

心，這樣在攝影場上假笑佯嗔地忙着；但忙得出一點什麼意義！除開說爲了生活？——靜如在八九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就離開人世了；在祖母和父親的愛撫中，她嬌生慣養地長大了起來。她的教育家的和藹的父親，少時常常在寧靜的燈下，爲她講述一些博愛正直的故事。她娓娓不倦地聽着，那單純的少女的心裏，便對人生種下了一個和平美好的印象。可是她自從漸漸懂得人事，踏進社會以來，這一點和平美好却幾乎完全破滅：近幾年來的人生經驗，祇使她發見了人間許多的卑劣，污濁，自私；從這時候起，她對一般人便懷着無端的憎恨，終於連對人生的光明熱愛的信念都發生動搖，甚至對於人生的意義也懷疑起來。

——她想不通，人生究竟是爲了什麼？爲了什麼？靜如的眼光收回家，落在黃包車夫身上。她凝視着那車夫的佝僂的脊背，不住左右擺動，破舊的藍布衫已經塗了一背汗漬，他的雙腳，迅速調動，拚命跑去，用盡了力氣，却終於跑不出她前面三尺以內的地步。——這特異的情景，在靜如的神經系上突地一刺：她覺得眼前的一幕正是尙廉已往半生的縮影。她像那車夫一樣，勇敢，倔強，拖着運命的鐵車，用盡力氣在人生道上闖，結果是弄到精疲力盡，却始終沒

有逃得出運命的支配。……人生，運命，她的思想反常地扯了開去；心頭覺得有一種酸意儘往上衝，一時忍不住，幾乎落下幾滴眼淚來。

悄然回到寓所，推開門，就看見地上躺着一張不知是誰留下的字條，她俯身拾起了，去看那寫在紙上的字句：

靜：奉訪未遇，悵悵！關於我的事情，昨夜審思再四，已決定離開藝林；唯今後行止尙難處決。

午後有暇，請來我處一談。

明留

看完了，她接着又看了一遍。她看見紙背上透出一個瘦的青年來，舊的黑西裝，敞着領子的藍色襯衫，黑臉膛上閃着發光的黑眼珠子，沉默地望住她；這是邱明，是和她同時抱着無限的熱望踏進電影圈的邱明；可是現在邱明却決定離開藝林了。

邱明，這無家可歸的青年人，靜如和他認識還不過兩年。他們都是戲劇的愛好者，而且彼此性情都相當了解；在舞台上他們是很好的合作者（他們會合演過不少動人的戲劇），在舞台下他們是感情很融洽的朋友。邱明的溫和沉默，對靜如是最有好感的；然而這樣的人却不能够在藝林公司立足。難道這世界竟不能容許熱心正直的人嗎？

她想到了自己。自己還能够在電影界生活多久呢？也許就是明天，甚或幾小時以後脫離都說不定，因為她覺得藝林公司週圍的空氣都使她感得窒息。她和每一個同伴之間，好像都有着一重很厚的隔膜，彼此沒有半分同情，半分瞭解；他們對她不可理喻的誤解，他們批評她虛偽，矯揉造作，一些含有惡意的岐視，她從他們談話的語氣當中也意會得出來。記得有一次她在攝影場上工作，她和一個男演員飾演一對夫婦的久別重逢的場面，簡單的擁抱和狂歡，試演了七八次還沒有成功。導演先生的不耐煩，已經全部反映到他緊蹙的眉間，最後索性丟下他們坐到旁邊休息去了。她有着滿懷的苦衷，可是說不出來，她沒有勇氣坦白說明那男演員在暗地裏消極地對她破壞；他故意作着種種失當的動作，使得她不能好好地表演出劇中人應有的神情。那一夜回到家裏，她整整哭了半夜。她永遠是個孤獨者，她覺得；邱明也跟她一樣。甚至於尙璇，她表面上好像有很多朋友，可是實際上却一個也沒有。——連翩飛也不是的。

「寂寞，可怕的寂寞啊！」靜如禁不住獨自似的叫出來了。

午後，靜如抱着一身荒涼淒絕之感，到邱明的寓

所去。

邱明剛好送去了朋友，歎歎地坐在窗前沉思，兩隻明朗的眼珠子，一直探索到天空的遠處。爲着生活上新近將又有一番小小的波浪，他正在考慮怎麼安排緊接着的未來的日子。

靜如進來了，他們誰也不開口，祇用親摯的眼光代替了招呼。隔了許久，靜如才用關心的語意問他：

「你決定離開藝林了嗎？」

邱明點了點頭：

「我決定走了。電影界的空氣，和我們先前所想的差得太遠，我又被理想騙了一次！」這裏他插入了個溫和的微笑，說：「靜，你贊成我脫離嗎？」

聽得這樣問，靜如稍爲躊躇了一下。對於這問題，她好像從沒有想過；早上她看到邱明留着的便條以後，她祇有直覺的，一種同病相憐的感情的衝動，她從沒有爲這問題的利害冷靜地考過一下。

「脫離了也好，藝林實在沒有一點足以使我們留戀的地方。可是——」靜如思索着，感情地說：「接着又改變了一種憂鬱的語調，「明，你以後的生活怎麼樣呢？」

邱明暫時不回答她的問話。

「剛才陳情在這裏，他不贊成我脫離。他說藝林

的空氣固然不好，可是我們不應該逃避，因爲這社會到處都是一樣，而我們又不能夠離開地球，破空飛去。」這平時不大愛開口的年青人，眼珠子裏充滿了溫和而又熱烈的情緒，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他的話很對，可是我的脫離並不是想逃避。我祇是覺得這環境跟我的理想太不符合了，待不住。我覺得我們的生

活多少總應該有一點藝術趣味，一點詩意，像我們從前過舞台生活一樣；可是這裏除了悶人的羣氣，什麼也沒有。……靜，我們當初加入藝林的心情，你還有點記得吧？我們雖然沒有把它看作藝術的皇宮，但誰也想不到它是這個樣子。譬如電影界裏的人物，我們從前聽說電影明星是非常「浪漫」的，「浪漫」的人也並不一定討厭，至少他還有洋溢的熱情。現在我們看到的，却祇有糜爛，偏執；這裏沒有半點浪漫的氣息，同時也沒有半個嚴肅的人。」

靜如出神地聽着。他說到此地，才歸結到以後的生活問題：

「至於以後的生活呢，那倒沒有什麼。我是漂泊慣了的，飢寒交迫的旅程我經歷過許多；物質的困乏我並不害怕。」他說話的聲音低而柔和，却夾着幾分



感傷，幽幽的，像是在吟誦詩篇。他說完了，空氣便在沉默中凝凍起來。

這時候，邱明過去十幾年來的流浪生涯，正使他沈入了回憶的境界。異地的風霜，旅店的曉星殘月，古渡頭的斜陽夕照……這都是他生活史上的詩的點綴。雖說有時候因為貧困潦倒，也親切地感覺得人情

冷峻，偶然浮起身世淒涼之感。他是個耽於幻想的人，他樂於生活在這種羅曼蒂克的世界。可是自從他到了上海以後，近年來這年青的詩人的心境，却終於日漸蕭條起來。大都市的狂飆，尖銳緊張的戰爭似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繁複的關係，殘殺，毒害，鬥爭，都使得詩人的靈魂發抖。「九一八」以後，東北的淪陷更引起他一片鄉思和故國的哀愁所混合成的憤慨。——他的詩心終於漸漸衰了！他憧憬着那夢一般的過去，竟有點不能自己地傷感起來。

靜如望着他的黑臉膛，微微向上仰着，明朗的輪廓彷彿一座石膏的塑像；她從這臉上發現了一種光輝，一種聖潔熱情的光輝，這是她所渴慕着而在周遭的同伴中間所找不到的。她一時心絃震顫，感動得祇是想哭。

一大段時間在沉默中移過。什麼都是靜止的，除了兩個友情的心的共鳴。

「靜！」

他親切地叫着。站起身來，把雙手插在褲袋裏面，說：

「我想仍舊度我的舞台生活去。」

略略停頓，又補充着：

「剛才陳清說，有一部份舞台人正在組織流動式的旅行劇社，專門到外埠公演，要是我決定離開藝林的話，他們一定歡迎我合作。我想回到舞台上，總比做個沒有半分自由意志電影演員好；工作上也更有意義些。你看怎麼樣？」

靜如跟沒有聽見那樣，暫時不開口，一片暗影，從她的心裏驕地飛過，她很憂鬱似的說着，像是對自己說的：

「可是，明，我以後要更孤獨了。我們是一起進藝林的，想不到現在却剩下了我一個。」

「爲什麼要這樣想呢？」邱明跑過一步，握住了她的手：「你不會孤獨的，藝林一定有不少瞭解同情你的人，不過是你不大和他們接近的。密斯尚不是你很好的朋友？何況我們還是常常可以見面，要是我不離開上海，我們每天都可能見面呀！」

靜如不言語，她的眼圈一紅，趕忙低下頭去，已經忍不住簌簌的落下幾滴眼淚。

兩隻手握得更緊了。

許久，她驀然抬起頭來，仰着臉望住了邱明，那一雙晶瑩的帶淚的眼睛，代她申訴了無窮的委屈。她

更靠近邱明一點，幾乎把整個身體都偎依在他的懷裏。

「明，我真的也不想幹下去了！我天天折磨着自己，向我討厭的人強打笑容，我瞧不起他們，可是我不能不對他們敷衍；結果人家還說我做作，虛偽！我真的不想再幹了，我討厭這種生活！」她喃喃的說。

「不要那樣想，靜！」他分出一隻手來撫摩她的頭髮：「你的境遇比我好一點，你應該幹下去的，你不是比那些祇懂得跳交際舞和時裝表演的女明星和皇后強的多！你主演的片子快公映了，而且下一部主演的作品，公司裏也決定了。靜，忍耐些，更好的前途在等待你！」



靜如覺得有點迷迷糊糊的，邱明的說話她祇聽得斷續的話片。受着這樣好意憐慰，她涉世以來所受到的痛苦，悲哀，便匯合地迸發出來：她再也忍不住，嗚咽地說了一句：

「這世界太醜惡了。我真怕啊！」

猛然把頭埋進邱明的懷裏，不住地抽搭起來。

她像從冰雪漫天的北極中跋涉回來，投入爐火熊熊的暖室，呷下了一口葡萄酒。她又從新經歷了童年時代受了委屈，癡癡地依在母親懷裏訴苦的那種滋味。她陶醉着，細數着邱明的跳動的心曲。她願意世界永遠這樣繼續下去，假如不可能，她心裏叫着：「讓世界就這樣毀滅了吧！讓世界就這樣毀滅了吧！」邱明雙手緊緊地擁抱着她的溫馨的肉體，一種混和着同情愛憐的熱淚，不自覺地流下來了。

(待續)

請注意

二卷一期

——新——小——說——

七月革新號

前回梗概

尙璇爲戀愛問題脫離家庭，跟愛人劉雨辰逃到南方，不料不久却被弄了。經了種種坎坷之後，她投進了電影圈。因爲她能寫文章，和林靜如，白蘋州三個人同得了「作家明星」的稱號。有一天，「現代婦女」編輯王曉暉請她們吃飯，尙璇去了，白蘋州已在那裏，林靜如却未來。還有一位同天書局的經理兼編輯主任杜子熊向她獻殷勤。尙璇只管鬧酒，吃得大醉。王曉暉送她回家，却見林靜如坐在房內等她，他只得快快而去。靜如和她的同居柳太太看護她。過了幾天，尙璇覺得身體有異狀，約靜如陪她去看病，才知道有了身孕。她吃了一驚，去找她的愛人馮劍飛。劍飛已有妻室兒女，爲和尙璇相愛，曾惹起了許多家庭糾紛，如今聽說尙璇懷孕，更形狼狽。她又看出了男性的自私，十分憤恨。恰巧他們的朋友陳情來，告訴藝林公司新舊勢力的衝突，劍飛約陳情出去，將他們倆的事情告訴他，請他問她勸解。

良友文庫

全部布面燙金精裝袖珍本

聖處女的感情	火線內	藝術叢話	火葬	尼采自傳	夜航集	南國之夜	老殘遊記二集
<p>時英先生的小說，在中國文壇上是自成一格的。這裏包含八個短篇，一個中篇。其中五月一篇即為一種精彩之中篇，長二萬餘字，是南北極以後的代表作。</p>	<p>起予先生的短篇集，這是他生平第一部。他的序文真說：「在這些故事中，沒有一篇是依據我的空想作成的，這是一部寫實的崇高作品。」</p>	<p>豐子愷先生是藝術家，他關於藝術方面的著作極多，這本書包括十四篇藝術理論，最先一篇討論最近世界藝術的新趨勢，把大戰以後世界藝術上的派別，作品，思想，分別的敘述批評。</p>	<p>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上突然躍起了一顆新星，他便是寫這本火葬的萬迪麟先生。這是他從事創作生活後第一本處女作，包括七個短篇，其中有幾篇在文學上發表時，獲得許多批評界的贊揚。</p>	<p>梵澄先生對於尼采思想極有研究，這本書足以代表尼采思想精髓的自傳，是直接從德文譯來的。可以當哲學書看，可以當傳記看，也可以當散文看，這是一本「嚴肅的」好書。</p>	<p>本書為阿英先生的散文雜感集，在「小品文談」一章裏，計有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等十二人的批判文字，見解透澈，文筆流麗。此外如文藝隨筆二十篇；雜文雜考十二篇；均為清新可誦的文字。</p>	<p>本書為艾蕪先生的最近短篇集，計收最近創作短篇小說，南國之夜，咆哮的許家屯，等五篇。全書充滿着反抗的呼聲。</p>	<p>老殘遊記正集二十回，署名洪都百鍊生，自從胡適之先生證明他是劉鐵雲所著後，幾成家喻戶曉的說部。當時劉鐵雲先生曾續作二集六回，此次林語堂先生於劉鐵雲先生之子劉大鈞先生處獲見原稿，乃介紹本公司出版。佈局的精密，人物的描畫，和初集有過之無不及。</p>
穆時英作	沈起予作	豐子愷作	萬迪麟著	梵澄譯	阿英作	艾蕪創作	劉鐵雲遺著
角六	角六	角九	角六	角六	角六	角五	角五

車中素描

柏影

經年奔忙的我，在京滬路上，一月裏總得有三四次往返。車窗外的野景是早已看厭了。站程也不用說是爛熟了。就是X處有什麼廣告牌，X村過去是那村，也能記憶出來。有時要想窗外看看時，我所要看的只是桑樹抽了葉沒有，菜花黃了沒有，稻熟了沒有，估計今年的年成怎樣。

有一天，坐在三等車的一角裏，正在無聊的當兒，忽然想起是前代那個和尚或佛祖說的——靜坐十字街頭，閒看世人奔忙，會使心地光明起來。我想在火車裏不是比街頭還好麼？倒要試試看。

但是這節車廂裏坐的都是我看慣的：他們像比我還老於旅程了；我知道他們是從上海回無錫的，五六個人次次總在車廂裏玩撲克牌。「要」「不要」「全花」「土配」的鬧着——不管人頭痛的鬧着。

遍地爲良，今天想做一做和尚，只好把我的身體搬到前一節去。

前一節是舊式的車廂，在中段對着窗的還有幾個坐位。我坐下去時環視著我週圍的同車旅行者。

舟中三部曲

熾虹

前奏

這祇是偶然在市鄉往來的小輪中所見到的各個人們不同的生活姿態的粗線條的輪廓。船艙並不大，祇可坐三四十個人，倘使真的坐滿了，那就擠得不能站起掉轉身子。窗子外面便是水，我們跟着水浪跑。

第一部曲 紫丁香的气息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跟着星期日而到這船艙中來的，是帶着紫丁香味兒底少女。她有着白皙的圓蛋臉，烏黑的彎眉，不亢不卑的十足東方型的鼻子，沒塗唇膏的嘴，和濕潤而靈活的眼珠子。眼珠子是活的，直往四週飄。當你觸到她的視線時，她又像烟般地飄去了，帶着些紫丁香的氣味。

她的同伴，都沒有她那樣神祕。她是穿着深藍色的袍，子身上披着羊毛絨的短外衣，手上沖雞皮的手套。她們時常談笑，講着她們得意的話：

「那天看的非常好——大光明，不知叫什麼名詞。」

「什麼？大光明？」

左面是兩個老婆子，一個拿著佛珠。她們像是剛在車上遇見的，在說着客套話。再過去是一對青年，女的側坐在右面，看不到她的面影。男的也低着頭，唧唧的在說個不了。右面是四十多歲的商人；他像晚間沒有睡足，倚着包裹在打盹。對面佔有二個窗口者是三個念餘歲的青年。他們的右面是二個女學生，支着中間的提篋談話。青年左面是一對中年夫婦，帶着一個乳娘，乾娘抱着一個小孩子。再過去是幾個短衣商人。商人那面一個男子橫臥着，也就是車廂那一面的盡頭了。

車開了。一幕幕的活劇也就開始搬演起來了。

短衣商人在嘈嘈地高談着；接着驚醒了睡在乳娘懷裏的孩子；隆隆的車聲，振得他哇哇地啼哭個不了。這乳娘像是新從鄉裏出來；帶黑的臉，微黃的髮；元色布褲，白柳條布衫，呆呆地像牽記着什麼——或者是在想她困苦的家庭，或者是在想給人領養的自己孩子。

「阿王！好好地拍拍他！」主婦對她橫了一眼，目光中像有無限的威力。

三個青年中左面的一個摸出烟盒把香烟分給了他的同伴；中坐的劃着火柴。三根老槍，蒸得兩個女

「噯！是了，青春線。陳波兒很可愛呢！」

她們在講着，我不想多聽，因為姑娘們的話兒，大多是聽不了這些的。講着講着，帶着紫丁香味兒底眼波，烟一般飄蕩。飄着飄着那烟充滿了全船，我的眼前，便像霧般模糊了。於是：我抽着烟，希望把我的神經和視覺，刺激得敏銳些。但是不能如願，更增加了一層薄膜，於是：我的神經衰老了，似乎做了個夢，一個都市中人們常做的具有她的嘴唇色的夢。

給轟了碼頭，起了一陣騷擾，她站了起來預備登岸。但是靈活的眼珠子，又開始四週飄了。當我們的視線接觸時，她又像烟般地飄去了，帶着紫丁香味兒底。於是：我的神經又開始模糊，等到我清醒的時候，已孤獨地在自己的臥室中了。

第二部曲 都市的刺激

這用不到知道是星期幾的，因為我見到的人，根本和星期不發生什麼關係。他們是兩個人，臉上是常呈着微笑。大概是有什麼事上城裏去，趁了這可愛的機會，好在繁盛的都市中，逛幾天。那比較年長些的二十多歲的人，說得很多，從他的談話中，我們知道他叫「阿金虎」。他時常說：

「那天，××對我說：阿金虎！你的眼光是挺狠

學生連咳起來。打盹的男子也醒了；揉了揉眼睛，「噯！噯！卡……」咯的一聲，吐出一口黃痰來。他起初拿腳拖着，但是消滅不了，他就從袋裏摸出煙盒，把煙錫向地上遮蓋。

老婆子在陰着心經；她這樣的陰：「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我不覺微笑起來，真是苦了舍利子；舍利子聽見時也該苦笑着。老婆子見我微笑，更得意似地朗誦起來。

天像有些悶熱。右面的一個青年，脫下了夾衫。就放在他身旁的空位上。一個立起來，拍拍身，拉拉袖口，整整衣領；手伸到上面拿下一隻黑皮包，放在身上；從皮包內拿出幾冊書，三個分着看；看不了幾頁又換；一時只聽得書本的悉率聲。他們像在對這二個女生進攻——買弄自己是智識界的高等動物，要她們垂青。

青年們一陣動亂，老婆子的經也不唸了。

「聽說你的女婿，是什麼衙門裏辦事的」唸經的老婆子對另一個說。

「市政府裏！現在要說是公事機關了，衙門是前清的名兒。」

的，那張假票子，我倒確不定呢！」有時他又沒頭沒尾的叫一聲：

「我阿金虎可不是這樣的人啊！」他說後，臉上總是那樣得意的微笑，或者還要裝着鬼臉。

他口中抽着煙，吸了一口，就把煙咀兒一舉握着，嘴裏噴着煙霧，兩眼老是釘到他們完全消散了為止。接到便是第二口的煙霧來了。沉默了會，他的話又多了，對着年輕的說：

「快到了吧！上了岸同你坐黃包車，二十個銅子。城裏的路，我是挺熟的，乘車子的價錢，我都有數目，不肯給多，但也不該少的。二十個銅子，他們肯去便去，不肯去，我們走到城門口再叫。」說着，他的左腳便擺在對面的坐位上，右腳擺在左腿上，開始跳動着，嘴裏還是抽着煙，他是在想像停回坐在黃包車上的姿態吧！去了二十個銅子，暫時過一會舒適的生活，學一回紳士的氣派，他又得意地笑了。這微笑是够有回味的，他在預想停會直挺挺地坐在黃包車上，那是够威風了，說不定村上到城裏去幫人家的姑娘們，會釘住了漂上一眼，使他的精神更加興奮起來。他想着想着，狂抽着煙，右腳還是不住的擺動着。

輪船怪叫了一聲，真地到了，他就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像是囚徒們剛出了牢獄，望見天日似地。他們

「真的！朝代換了，眼前的名目真難記。像從前是六部尚書，潘臬兩司，府台大人，知縣老爺，叫起來多麼順口。聽說你女婿比兒子還孝你對麼？」

「唔！我只這個女兒，自然要依靠她們了。」

「想起來，生兒子總不如生女兒。像我的媳婦，一天到晚打扮得妖精似的；男男女女不成體統地一淘說笑，還說是什麼交際手腕。兒子也像當她是珍寶一樣，把我們老骨頭早就忘了。」

「年青的人們總有他們的想頭，我們是過時了嘛！」「真的時世變了；我這次住了幾天，一些也看不入眼。你才說你女婿在什麼衙……機關，好像兒子也說起過。」

「是市政府！」

「唔！前廿年聽說革命後，皇宮叫政府了；皇帝叫大總統了。是不是這個政府，現在搬到上海了麼？」

「不對的！這是市政府，管一市的；像漢口有漢口市，杭州有杭州市……」

「哦！我明白了！大該是要做總統的人多了，就各處立一個政府出來是不是？」

近座都哄笑了。

登了岸，進了都市的大門，飽受精神的刺激去了。

第三部曲 證章的威光

船開去了二三里路，賬房背了布袋子，出來賣票，他是和羈的。每一個人身旁的錢，都少不得分一些到他的布袋中去，他挨着每人賣過去。

「五張，三五……。」

「三張，三三……。」口中儘是嘈囂着乘法口訣，聲音是那樣的細微的。手中拿着錢，撕着票，忙得最好用二條腿也提起來。靠右邊有位穿藏青學服學生裝，外面又披着冬大衣的人物。賬房先生挨到了他的面前，又說：

「票子！」聲音是細微的。

我們這位天之驕子聽了，便到口袋中去掏錢，乘手把大衣往旁邊一拉，露出圓圓地發出閃光的藍白色證章，用另外一隻手指着。口中說：

「半票。」眼光不住地往四週驕傲地掃射，旁人也用着驚奇的眼光投到他身上，羨慕那怪物的魔力。賬房先生也漂了一眼，必恭必敬地撕了張半票給他，又投到別人面前去了。

靠左邊坐着的那人，身穿駱駝絨袍子，雖然在這朔風凜冽的冬天，他還不穿件皮衣服或絲綿袍子，已不能稱為怎樣的富有了。但是拿我們中國一般的資產水準量起來，也不能算怎樣的貧困罷。賬房先生跑到他面前照例的說：

車過了蘇州，從蘇州又上來不少的人；車裏擠起來。在我和老婆子中間，先坐下一個粗壯的商人。接着又來了一對三十來歲的夫婦；女的坐在我那面，男的却没有坐了。他看着青年脫下的夾衫說：「對不起，這是誰的。」

右面的青年不睬他。

「誰的夾衫——請拿一拿！」男子又說着；他明知是青年的，却只這樣說。

「不拿起來怎樣，誰叫你不早些上來？」青年回答他。

「噢！這倒希奇！難道我一樣買車票，有空位不能坐麼？」

「要我拿起來是不行！你去稟車長好了。」

「喂！算了罷！在這裏擠擠……」女的怕丈夫吵鬧，擠過一些，我和粗壯的商人也擠過一些；這時我纔注意到這粗壯商人在橫目睨視着三個青年，我還聽得他的氣息在往上衝——「這商人怕要打抱不平了，」我想着。

大家沉默了好一會，外面像隱隱起些雷聲；因為和車聲混和着，也聽不真。但是太陽總給雲遮住了，車裏比先時陰暗些。中坐的青年，從袋裏拿出些什麼

「票子！」聲音老是那麼細微，倘不是見了那布袋和他的態度，那簡直不知道他是來做什麼的。

左邊坐着的人見了，便到身上去掏去銅子來，數了幾次，然後遞給賬房。賬房也數了一次，對他說：

「還要五個銅子。」朝着他，伸出一張手來。

「沒有了，就這樣吧！」他說着，臉下呈着猪肝色。

「那末叫我貼嗎？」聲音並不像剛纔那樣地柔和了。

「不！票子不要撕了。」

「怎麼連五個銅子也沒有嗎？」說着，便拿了錢到旁人面前去了。可是票子沒有給他。大家的眼光又投到了他身上，這眼光好像對他說：

「你身旁連五個銅子都沒有真可恥。」他自己很明白這些人心理，覺得自己確乎是鄙陋可恥。因此，他的臉上又成了豬肚色，並且紅漲到耳根。

尾聲

輪船是一次一次地開着，各個生活姿態不同的人們，儘是循環地在船裏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這裏有教科書上讀不到的東西，有社會學者沒有研究到的現象，有誘惑性的眼波，有羨慕驚奇的眼光，也有鄙棄奚落的白眼，但我想：被驚奇羨慕的人，未必就值得羨慕你；同樣地，被人鄙棄奚落的人，也未必就實在是個卑鄙而可恥的人物。

(完)

來，夾着報紙看着。我側身偷眼瞧去，看到報紙中間，還有一本像豆腐干一樣的小書。

身旁這對夫婦也談話起來。

「這裏是三等——又是特別快；車錢比四等加多少？」女的問着。

「壹元多……」

「叫你遲一班——你算是孝子？老婆子是老病了，怕就斷氣麼？」

「接到了快信，總是早一刻到家的好；你不是猜我娘手裏還有積蓄麼？假使噤了氣，向誰去要呢？」

女的也不說了。我纔知道他們是趕送終去的。

粗壯的商人立起身來，伸手在青年中間開了窗，吐了一口唾沫，把窗開着就回坐了。右面的青年白他一眼，把窗關起來；男子又起來把窗重重的開了。

「這樣急的風，你這人……」青年還有說完。

「車裏這樣悶氣——你懂得衛生麼？」商人接着說。

「你倒來這裏坐坐看？」

「你冷！你不會把衣裳穿起來？」

「我穿衣裳要你管？」

「那末我要開！」

「要開！」

「一定得開！今天開定了；你不許我開，你去喚車長來——」這粗壯的商人的粗壯的臂膊，堅實的拳頭——在青年眼前照耀着。

我很胆小，怕他們會打起來。但是青年見到對面人強橫過於他，只得默殺下去；却還把臂抱着胸，和窗外吹來的急風奮鬥，表示他不甘服。

這會除車聲外，真的寂靜無聲了。又是好一會；我沉靜的聽覺，聽到低低的這幾句話：

「喂；花徑不會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這兩句昨夜叫你唸，你為什麼不肯？」我注意時，原來是坐在老婆子左面一對說的。

我正在咀嚼這句話，揣想他們的昨晚；汽笛却在叫了。「無錫！無錫！到無錫的下車！」車裏的侍役高喊着。

老婆子又在談話了。

「你會唸大悲咒不會？」

「會唸的！是這樣唸……」黑辣但哪，多辣也耶……——這是音——老婆子比小學生背書還要唸得快。

會唸經的人，大該知道大悲咒是驅鬼的；鬼聽了大悲咒就得逃跑。老婆子唸得真不錯；車停時，把一起色鬼，毒鬼，魔鬼——強橫鬼，連後一節的瞎鬼，都趕下去了。

詳目不
及備載

良友創作小說

請閱新
書月報

趕集

老舍創作 每册九角
在這本集子裏，可以看出老舍先生不但善寫長篇，更能
夠寫極短的短篇。

革命的前一幕

陳銓創作 每册九角
這是作者留德歸來後的第一部長篇創作。寫一個青年投
身革命前的戀愛故事。

移行

張天翼作 每册九角
本書是作者近二年來在著名文藝刊物上所發表的短篇小
說集。

黑牡丹

穆時英等作 每册六角
本書計收穆時英，巴金，杜衡，張天翼等短篇小說凡十
篇。

老殘遊記二集

劉鐵雲遺著 每册五角
書共六回，從老殘和德羅生遊泰山說起，而把老殘小妾
環翠的投入空門作為全書的結束。佈局之精密，文筆之
生動，和初集有過之無不及。

掃帚星

王家城作 每册八角
本書為短篇創作小說集，計有某村紀事，人情，生之戀
；喪事；或燒等十數篇。

無軌列車

林疑今著 每册八角
本書為十五萬字之長篇小說，以作者家鄉福建為背景，
以近數年來中國社會上之大變動為故事之主眼。

電

巴金創作 每册九角
本書主人公李佩珠是以一種把概念類型的女性來露顯在

我們的眼中，同時使我們嗅到強烈的革命氣氛。

南國之夜

艾蕪創作 每册五角
本書計收短篇創作：南國之夜；咆哮的許家屯；左手行
禮的兵士；歐洲的風等五篇，充滿着被壓迫者底呼聲。

火葬

萬迪鶴作 每册六角
這裏七個短篇，其中火葬一篇，寫一羣羈農反抗依勢凌
弱的丁老規，結果他就火化在衆人的面前。

火線內

沈起予作 每册六角
起予先生的短篇集，這是他生平第一部。他的序文裏說
：「在這些故事中，沒有一篇是依據我的空想作成的，」
這是一部寫實的崇高作品。

蝕

靳以創作 每册九角
這是作者在轉變期中一部重要的短篇集。少男少女已經
不是事件的核心，這裏有各式各樣活動着的人。這一本
書，是作者舊作風的結束也可以說是新作風的開端。

離婚

老舍作 每册九角
作者自己在信上說過：「比描寫強的多，緊練處更非
二馬等所能及。」全書都十六萬言。

灰色之家

徐衍存著 每册一角
是一個為法律所不容而抓進牢獄去的作家，自敘他在灰
色之家中的歷史。

剪影集

蓬子創作 每册九角
本書包含七個短篇，描寫紳士的沒落，貧民的悲哀。一
幅幅都是人生的剪影。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編輯餘談

因爲上期脫期，本期未免也要延遲幾天，這是很抱歉的事。但我們總希望在二十日左右，能將本期送到讀者手中。

本刊創刊之初，承各方面作者援助，在前幾期的目錄中，所以很少陌生的名字，因此頗有人疑惑不收新作家的稿子，這全是誤解。本刊收稿素來是公開的。這幾個月間所收的外稿事實上也很不少。不過大多數不合用，大概是投稿者還沒有明白本刊性質的原故罷。希望 惠稿諸君以後注意通俗化這一點，使本刊能完全成爲一個通俗文學的刊物。不是說客氣話，在通俗化這一條大路上，我們藉重新作家的地方正多着哩。

上期已經介紹了幾位比較新的作家，這一期的辛爾，玉京，鍾石草三先生，名字也還生疏一點，但作品不會使讀者諸君失望是編者敢保證的。姆姆和接見都是寫牢獄生活的作品，而作者的態度完全兩樣。接見中的素樸熱烈的情感，很有動人的力量；姆姆却

用堅實的手法，揭穿了宗教在牢獄中的暗幕。玉京女士的桃色帕，將一種所謂摩登女子的虛榮的心理放縱的性格，用女性特有的纖細緻密的觀察和手法刻畫出來。

長篇小說織羊，由兩性生活的矛盾展開到電影界新舊勢力的衝突，場面的轉換一定更可引人入勝。

本刊雖自認爲通俗文學刊物，但從來編輯方式不免稍嫌笨重。自本期起，除原有的小說隨筆，中間讀物以外，我們開始登載了幾篇速寫和通信。柏影先生的車中素描，熾虹先生的舟中三部曲，閻重樓先生的古城邊的汽笛聲，都是這一類很好的文字。

寒峯先生的文明小史是一篇晚清小說的研究。那時代的作品可以給我們不少的暗示。

許欽文先生的在寶珠上是一篇很好的遊記。

小說的將來是通俗的文學論文，這是一個新的試驗，十分通俗，還未能做到。今後將選登這類文字。

立波先生譯的西西里亞的白檸檬是比朗得裏的作品。比氏是得去年度諾貝爾賞金的意大利作家。這篇小說頗富於南國的傷感情調。

下期起，本刊改變爲二十三開本，同時，內容也大加改良，尙希讀者諸君刮目相待。

新新新

新新新

二卷革新號

優待全年定戶分贈

清末大小說家李伯元先生遺著

庚子國變彈詞

一册

特請阿英先生標點並作序

頁裏見目要告預號新革

此書為清末名著，久已絕版。本公司特請阿英先生據繁華報館初印精本，評加標點，並作長序。卷首冠以李伯元先生遺像及初期印行之插圖。全書為五十開三百餘頁精裝本。凡訂閱本刊全年者，概贈一册，以示優待。既讀當代名家之佳作，復得此稀世之珍本，實屬一舉兩得。海內外熱心讀者，幸勿交臂失之。

年全定預起號新革自凡
册一書本贈受得均者份

行發司公刷印書圖友良海上

清末大小說家李伯元先生遺著

庚子國變彈詞

一册

特請阿英先生標點並作序

頁裏見目要告預號新革

此書為清末名著，久已絕版。本公司特請阿英先生據繁華報館初印精本，評加標點，並作長序。卷首冠以李伯元先生遺像及初期印行之插圖。全書為五十開三百餘頁精裝本。凡訂閱本刊全年者，概贈一册，以示優待。既讀當代名家之佳作，復得此稀世之珍本，實屬一舉兩得。海內外熱心讀者，幸勿交臂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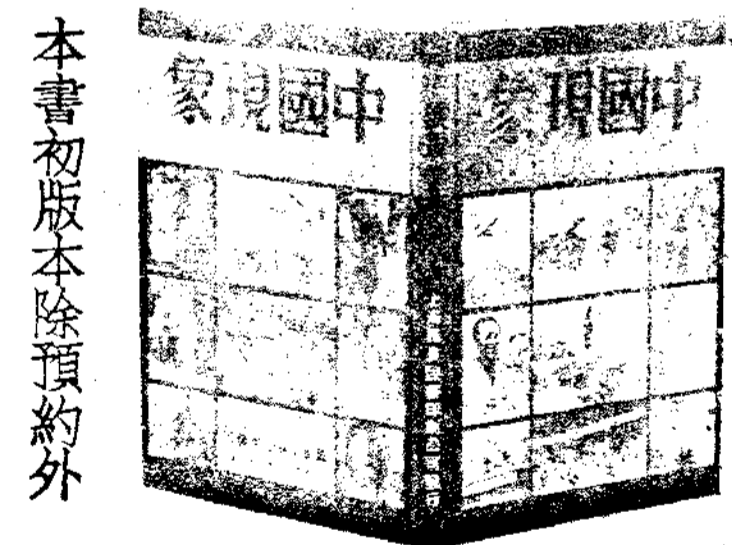
年全定預起號新革自凡
册一書本贈受得均者份

行發司公刷印書圖友良海上

速從購欲·售發日即

象現國中

良友圖書公司是以出版精美富麗的偉大畫冊馳名於全國出版界的。二十一年的中國大觀，二十三年的中華景象，都是把橫面的中國，作一系統的介紹。這次編成了這部中國現象，雖然同樣企圖把照相來表現我們的中國，可是中華景象所選的是靜的照片，他的編法是偏於橫面的地理性的。這部中國現象是完全以動的時事照片，取用了歷史家的目光，把九一八以來三年間的事情，替他做一個總紀錄的。



圖書的近代史
歷史性的圖書書

本書初版本除預約外

尚存一百餘部

每部大洋十元

國內郵費概免
國外一元八角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良

新小說

國內唯一通俗文藝刊物

鄭君平主編

二卷革新號

優待全年定戶分贈

本刊出版以來，不及半年，行銷甚廣，足見新的通俗文學實屬社會廣大讀者急切之需要。本公司爲使適合多數讀者要求起見，自第二卷第一期（即通數第六期）起，內容形式，蔚然革新。並另訂優待辦法，自下期起凡訂閱本刊全年一月份者，贈清末大小說家李伯元先生遺著庚子國變彈詞一冊，以酬定戶諸君之雅意。

二卷前三期要目預告

二卷三期特輯
 上海動蕩點描
 大飯店 十六舖 回力球 跑馬 跑狗 跳舞廳 紗廠 離山碼頭 報館 中山路上 咖啡店
 茶座 妓院 麗娃村 大減價百貨店 寫字間時間 攝影場裏 弄堂 游泳場 公園 城隍廟 交易所

——分工合作——
 執筆者二十餘人

二卷二期特輯
 晚清文學研究特輯
 晚清文學概觀 啓蒙文學 詩歌及彈詞 李伯元與吳趸人 孽海花其作者 老殘遊記及其二集 南社及清末之革命文學 翻譯文學
 鄭振鐸 曹聚仁 陳子展 阿英 曾虛白 趙景深 未定 鄭伯奇

二卷一期革新號
 茅盾 題未定
 葉聖陶 半年
 沈從文 題未定
 靳以 題未定
 萬迪鶴 晉謁
 鄭伯奇 幸運兒

編者的話

通俗化不是一件容易事。不單是所登載的作品要容易受大眾歡迎，就連編排的體裁，冊子的大小，封面畫和文字中間的插圖也都要能引起讀者的興趣。顯然地，我們以前是沒有完全做到。從第二卷起，關於編輯的這種技術，我們也得虛心地跟大眾去學習，以期更加改善。但這並不表示我們要盲目地跟着大眾後邊跑。編輯方針我們應該慎重周密地計劃。如今先把已經準備成熟的前三期的要目，列在後面。其他，介紹新作家的「新人專號」，提倡婦女文學的「女作家專號」也在我們的計劃之中。

每冊大洋二角
 預定全年連郵
 國內二元二角
 國外三元八角

新小說
 定單
 茲特付上大洋
 元 角
 連郵費在內，訂閱
 新小說
 請按照下列住址按
 期寄下爲荷此致
 良友圖書公司
 兩購部
 姓名 住址 性別 職業

徵稿簡則

- (一)本刊地位公開，廣徵外界投稿。
- (二)本刊專載小說，隨筆及中間讀物，凡合於以上性質之文稿，均甚歡迎。
- (三)來稿文字務求通俗而饒有興味。文言體及語錄體恕不領教。
- (四)來稿概須繕寫清楚，並須註明真實姓名地址。至發表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便。
- (五)編輯者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六)投寄譯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註明原題目署名，並原著出版時日及地點等。
- (七)投寄之稿件揭載後，本社酌酬二元至五元之稿費。
- (八)投寄示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亦概不退還。惟事前聲明並附退件郵費者不在此例。
- (九)一稿兩投，倘被發覺，敝社恕不致酬，並得在本刊舉發。
- (十)投稿請寄上海郵箱一七二二或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新小說社收。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新小說

六月號

每册大洋二角 外埠另加郵費

編輯者 鄭君平

印刷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號

特約代理

廣州	夏友公司	梧州	夏友公司
重慶	夏友公司	廈門	夏友公司
南京	夏友公司	北平	夏友公司
漢口	夏友公司	紐約	夏友公司
香港	美美公司	新嘉坡	美美公司
汕頭	文明商務書局		

南北美洲及全國大書店均有代售

本報價目

全年十二册(郵費在內)
國內洋二元二角
國外洋三元八角
全年起算半年不定

萬部 二十 實銷

良友文學叢書

創辦 二十 二年

角九册每 · 裝精面布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侍	巴	茅	靳	鄭	張	陳	老	沈	施	老	丁	蓬	張	魯	巴	何	魯
桁	金	盾	以	振	天	銓	舍	從	蟄	舍	玲	子	天	迅	金	家	迅
作	作	作	作	鐸	翼	作	作	文	存	作	作	作	翼	譯	作	槐	譯
參		話	蟲	歐	移	革	趕	記	善	離	母	剪	一	一		曖	豎
差	電	匣		行	命	的		丁	女			影	天	雨			
集		子	蝕	記	行	幕	集	玲	品	婚	親	集	年	作	味	琴	

會社廂車

魯迅先生是一位大衆藝術家，他的文章也正如他的畫一樣：輕鬆，明快，簡捷，通俗。「車廂社會」是一冊散文集子，這裏包含了作者近年來代表的散文作品：窮小孩的蹣跚板；送考；鼓樂；榮辱；蜜餞；楊柳；素食以後；放生……等共計數十篇。全書二百四十餘頁。



魯迅先生遺著之十九

新書 預告